



大明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

大孝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五

嘉靖三年正月丙寅朔

上御奉天殿受文武

群臣賀免

宴賜節錢鈔

遣建昌侯張延齡京山侯崔元安昌伯錢

承禮分祭

七陵

遣慶陽伯夏臣祭

景皇帝陵寢

朝鮮國王李懌差陪臣禮曹叅判崔重洪等朝賀貢馬及
方物賜宴并襲衣綵段絹布有差 南京地震有聲直隸

開州濬縣東明縣陝西西安府河南開封府及許州皆震

丁卯建昌侯張延齡以南京等處飢欲將應支祿米一

千七百石辭以賑民

上嘉其意謂歲祿不必辭

戊辰

宣宗章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建昌侯張延齡祭

景陵 己巳陞賞沙嶺谷斬獲達虜官軍把總指揮僉事田

登等四十六人有差 庚午降太倉衛指揮同知熊天爵

鎮海衛指揮僉事姜瀚副千戶楊鳳署副千戶陳璋百戶

張鼎單恭王隆李昇李恩各一級坐運糧違限故也 辛

未孟春時享 太廟 壬申命大寧都司署都指揮僉事

戚勳僉書本都司軍政 癸酉夜昏刻木金二星相犯

甲戌以大祀 天地 上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群臣致齋

三日 先是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

太祖高皇帝勅賜潼關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

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

糧民地被奸人捏作荒間投獻秦府俱下戶部議移撫按

查勘原賜牧地止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况潼關

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

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

上曰已之 慶陽伯夏臣母夫人葉氏奏討來安務等處地

戶科叅論夏臣先年妄受投獻奏討樓子等二處莊奪民

產百餘頃朝廷違眾論而與之乃不知足仍恣奏討况來

安等處地各已召佃軍民供備國儲豈容干為私澤戶部

執議不當與詔另查空閑地給之 丙子曹州地震 洛

陽邸師新安等縣天鼓鳴 丁丑大祀 天地于南郊禮
畢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慶成禮 戊寅以大祀
慶成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
庚辰免上元節宴 辛巳給賞霸州兵備副使馬應龍
銀十兩紵絲一表裏錄其捕盜功也 壬午 英宗睿皇
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彭城伯張欽祭 裕陵 五
星聚于營室 癸未海西塔山前等衛女直都督僉事速
黑忒等來朝貢馬賜宴并給賞如例 甲申恭宣等衛都
督孛來罕等差頭目塔卜歹等來朝貢馬賞綵段絹疋有
差 乙酉禮科給事中章僑條陳營務并劾坐營將官定

國公徐光祚貪暴陽武侯薛倫老眊當更置把總李錦李
經黃欽賣放作弊當革治得旨倫更調坐營錦等革回原
衛餘俱依舊 以災傷免浙江嘉興等一十四縣稅糧有
差從巡按御史歐珠請也 兵部奏各省解馬遠限宜罰
治 上以災傷重大特宥之 命豐城侯李旻掛印充總
兵官鎮守湖廣地方 命大同遊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
趙鎮充右副總兵協守甘州地方 宣津懷康王妃史氏
聽校尉姚鳶撥置杖殺儀賓王檀代王上其事得旨鳶按
問發遣其子宣津王俊祿以不能諫沮其母之惡降勅切
責之 湖廣麻城民萬明福等偽造妖書惑眾招納亡叛

襄陽衛指揮黃恩等捕獲誅之 丙戌南京刑部主事桂
萼上正大禮疏其畧曰臣聞古者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
者也今禮官以 皇上與為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
武宗之統奪 興獻帝之宗識者咸心知其非而未聞有所
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為干進故違理
者不敢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耳然是失也綱常所關
誠非細故切念 皇上在 興國太后之側慨 興獻帝
弗祀三年矣而臣子乃肆然自以為是豈一体之義乎臣
願 皇上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宗曰 皇伯考

武宗曰 皇兄 興獻帝曰 皇考而別立 廟于大內
興國太后曰 聖母則天下之為父子若臣者定至于朝
議之謬有不足辯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
宋臣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為仁宗子
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体不同則宋臣
之論亦自有別今 皇上奉 祖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
孝宗詔而為之子乎果曾親許為 孝宗子乎則 皇上非
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考 興獻帝母 興
獻太后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臣父欲以請乃者復得見席書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

皇上必為之惕然更改有無待於臣之言者至今未奉宸斷豈皇上偶未詳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固不敢愛死再申其說并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合行典禮以聞 陞刑部右侍郎胡瓚為戶部左侍郎 命署都督僉事魯綱充總兵官於團營摘撥官軍三千員名管領操練聽候調用先是順天巡撫都御史孟春奏朵顏都督花當男把孫兒擁眾犯邊預宜設備兵部覆議故有是命 丁亥南京戶部尚書顏頤壽奏南京官軍匠役月支米十萬餘石今括各倉所儲總足十萬之數近

蒙截留兌運糧米三十萬石并改蘇松湖三府京庫折銀可備米十萬石合之僅有五月糧耳目今米價騰貴人心憂惶及查各省逋欠數多乞照戶部原擬差官四員分行郡縣戶部覆議仍行各撫按官嚴限查催從之 給賞永平府平灘等地方斬獲達虜有功官軍百戶嚴瑤等四十一人薊州大嶺等寨斬獲達虜有功官軍把總指揮夏福等一十七人各綵段絹布有差 戶部主事唐胄奏人君克謹天戒必急於救民之生欲救民生必先於去民之害今天下之為民害者孰有甚于監督織造之使乎近奉明詔革除萬姓歡乎若脫水火今幾何時乃因內局之奏復

命差官蘇杭督造群臣驚惶竭力交諫而 陛下無所聽者何哉豈以 兩宮之進用為急歟自古賢妃並稱儉德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乎實萬世之永鑑也人子之孝莫大於成親之名 陛下若必執此為奉恐 聖母之心亦有未安耳外人又謂

聖心寡慾何事於此其如宮掖左右之請託何誠若此則又大可懼焉昔成湯桑林之責猶以女謁讒夫為言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僕從罔非正人若此干營即為讒佞宜亟

去之以彰憲典况詔書裁革非此一端此端一復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鎮守守備之類能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累 聖德將恐正德諸弊政種種修復不可救藥矣伏乞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憫四海困瘁之極畏 天心仁愛之戒及此差遣未發明告在廷收回成命以安人心以回 天意已御史王杲亦以為言章並下所司 戊子擢用死事都御史孫燧之子千戶堪副使許逵之子千戶瑒各填註錦衣衛所管事 命宣府左衛署都指揮僉事張傑充大同遊擊將軍 把總運糧指揮使劉翺乞挑濬海口新河以便漕運工部覆議從之 己丑

給鄭王妃閔氏贍養米歲百五石從其請之也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孫交再疏辭免所給月米歲夫并辯言官所論縱子編修元貪淫等事 上曰卿居官清謹家教有素言官所論出于風聞不必深辯所加恩數乃朝廷優禮老臣令典不允辭 夜四更月犯南斗東第二星 辛卯監察御史張景華言團營草場本為牧馬而設近被指揮王翱高澤蓋彪等乘機規利將徵收子粒銀兩捏報侵費下兵部議詔遣景華同戶部主事馮轍兵部主事王德明團營靖遠伯王瑾勘處尋將各營草場頃畝子粒銀數并節年侵漁負役備細查覈條列以聞因議近京膏腴半

為牧地軍民賦役煩重前都御史李貢建言將荒閒地土招人耕種徵租以助買馬本救弊善策也今乃轉為各營妄費之資法紀安在宜行各巡撫督令順天保定二府嚴行所屬將子粒銀兩隨糧徵收解部轉發太僕寺貯備買馬兵部覆如議 上以草場地土既已勘明王翱高澤蓋彪等事遠人衆姑宥之子粒徵納俱照舊行 以災傷暫停止各處造解軍器從御史熊榮請也 壬辰叅贊機務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李克嗣疏辭前職 上曰卿才識老成譽望素著叅贊重託特茲簡命不允辭 戶科都給事中張漢卿等言先該戶部覆題應天等府地方亢旱

欲將淮浙運司餘鹽銀兩及南京折納乾魚并變賣沒產銀兩動支賑濟但前項區處銀兩類非見在往賑官員何所措手飢困之民朝不謀夕若俟文移往來緩不及事乞特發太倉銀兩星馳往賑庶幾有濟 上曰直隸地方災傷重大人民流離困苦朕心惻然戶部即發太倉庫銀十萬兩分賑應天淮鳳等府務使窮民各沾實惠 癸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玉為刑部右侍郎 陞河南按察司僉事李翰臣為山東按察司副使 命浙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劉鼎僉書本都司軍政 甲午先是司禮監傳 聖諭命大學士蔣冕

等撰寫勅書差官織造冕等以南直隸災傷重大具題請止至是以久不進 上命司禮監官促之且謂冕等忤慢冕等具疏引罪得旨宥之 給故石城府輔國將軍宸淌夫人張氏養贍米歲五十石從其請也 選授推官季本戴金行人王時柯王懋博士馬明衡知縣王泮沈教任佃曹弘蕭一中邵幽王舜耕進士陳袞藍田胡体乾方啓顏朱泚李文芝劉隅章袞段續潘壯白清屠應坤趙得祐王獻李高朱佐喬祺司馬恭教諭粘燦俱為監察御史本時柯田河南道明衡懋袞山東道泮教陝西道袞佃舜耕續雲南道弘幽山西道金廣西道一中体乾貴州道啓顏

廣東道漕文芝湖廣道隅福建道壯南京河南道清浙江
道應坤廣東道祐陝西道猷江西道高山東道燦祺山西
道佐貴州道恭雲南道 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以南畿
地方災重乞借淮徐二倉積貯支運糧米及南京烏龍等
倉續到糧米急賑救民得旨准撥徐淮二倉米各五萬石
南京戶部截留漕糧十萬石命侍郎席書隨宜給賑 乙
未以災傷免南京錦衣衛等四十二衛屯糧有差 裁革
湖廣長沙府瀏陽縣稅課司

大明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

大孝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六

嘉靖三年二月丙申朔以災免江西吉安府稅糧有差

命登州備倭都指揮僉事楊昂掌山東都司軍政 烏思
藏闡化王輔教王直管招討司朶甘宣慰司長河西雅州
雜道長官司天全六番招討司及三十六種大小番司奏
請入貢禮部議雅州各番入境之地不隸貢職及稱大小
番司三十六種不具地方族氏詔撫臣覈實以聞 山西
井坪堡地震 丁酉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
批荅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

或左右群小竊權希寵以至于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謫金壇縣縣丞時給事中張遠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李本各論救皆不報 已亥戶部主事張希尹以天津等四衛軍糧不給請暫借山東歲輸德州倉備儲米三萬石每石徵銀六錢輸天津給之奏可 以雨雹災免陝西西寧衛屯糧有差 御史張景華言臣先奉命勘處圍營牧馬草場清查子粒銀數頗盡積弊事既舉行乃置弗問第令仍舊然則何以遣臣為也且各官侵費罪狀既明今一槩釋之後將何憚兵部亦言各營子粒等

銀遣官清查歲得一萬五千餘兩即量扣各營支費外存者不下萬金請發太僕寺貯以待易馬俱不聽 庚子海西塔魯木衛女直都督竹孔革等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馬賜宴及綵幣襲衣絹紗有差 復除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時中原職 總理河道侍郎李瓚屢疏引疾乞休不允翰林院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嘗讀易至屯否二卦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陛下登極下詔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陛下自視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于否否而不濟則將來有不可勝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

湧人飢相食報無虛月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急親賢是已願以賢大臣為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講磨 聖學疏下所司 調右軍都督府掌府事鎮遠侯顧士隆掌中府事提督三千營如故 壬寅以工部右侍郎姚鏞三年考滿廕其子汲入監讀書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楊宏以江南北大飢條上三事曰寬商稅言淮陽權閔米舟出入宜勿征以招來之曰弛鹽禁言兩淮場鹽宜聽民肩擔背負出境易米勿禁曰撫流移言民轉徙他方者令所在收卹戶部覆議從之 詔各邊

有事地方巡撫俱免赴京議事 初 上以遠夷來貢所過有司不能善遇比至而賞賚紕惡虧闕不稱朝廷撫待至意諭各部議議 上因詔工部嚴織造禮部速閔給光祿寺善供具兵部行各巡撫官榜示所司應付如例有違悞侵剋者罪之 工部覆魯府輔國將軍當瀆議停卹典以蘇民困謂各王府郡縣主君已葬歲久仍給祭葬之資徒負親屬耳自今未給者宜官貯他用其官所造房宜改給宗枝之應與料價者所領儀仗宜貯之官俟新封者給之此體國惜財之意請通行各王府奏可 癸卯御用監太監刁永潘傑等以織造 上用大祀衮冕袍服皮弁等

成為各匠陸宣張鴻等五十二人乞恩陞職科臣叅駁以
以為不可下工部議言匠以藝食于官織造其分耳安得
濫覲恩澤且陳乞之弊新詔嚴革誠念其勞量賜金帛足
矣詔授皮作局副使者二十五人餘悉賞銀二兩絹貳疋
甲辰復除山東道監察御史鄭氣於陝西道 陞雲南
按察司僉事劉用中為副使整飭騰衝兵備 詔各省有
司私與藩王交通餽遺者撫按官具實以聞給事中毛玉
追論宸濠私交養亂故吏部覆議請禁之 乙巳 孝貞
純皇后忌辰遣駙馬鄔景和祭 茂陵 巡撫甘肅都御
史陳九疇再疏引疾乞休 上以九疇才畧素著不允即

任予之告 以災免湖廣武昌等府田租及折徵衛所子
粒有差 建州右衛女直都督牙令哈等二百十三人來
朝貢馬賜宴給賞有差 丙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廷和乞致仕許之初廷和以議禮不
合又諫織造忤旨力求去有詔勉留再疏遂允賜勅馳驛
還命有司月給米六石歲撲夫八人仍命吏兵二部擬論
功世廕以聞時言官交章請留不聽 發淨身海戶劉用
王談等還原籍初用奏乞收留 上怒遂還至是談復率
眾奏擾詔錦衣衛逮其首事者杖而逐之 洮泯河叅將
賀俊有罪逮問以西寧守備都指揮同知楊祐充叅將代

之以大中同屯衛署都指揮僉事袁繼勳總督山東備倭
丁未陞南京江西道御史楊材為雲南按察司僉事

勅內官監太監鄭潤鎮守兩廣而以張準代潤提督正陽
等九門時兩廣鎮守韓慶死鎮巡官交薦廣西鎮守傅倫
廉靜老成可代慶疏未入而潤命業先下矣兵部言各門
提督官初詔裁革今潤既遷去例不當補不聽 戊申捨
刺思等番使滿刺捏只必丁等三十二種進貢馬匹方物
各奏討莽衣膝襪磁器布帛等物詔量與之 建州海西
等衛女直都督掃撒等二百四十九人來朝貢馬賜宴給
賞有差 禮部尚書汪俊等遵詔會文武大臣科道官上

大禮議極辯桂萼等議禮非是其畧曰 祖訓兄終弟及
及指同產言則 武宗為親兄 皇上為親弟自宜 考
孝宗 母昭聖何謂與為人後而滅 武宗之統也儀禮
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入嗣孝昭光
武中興猶考元廟魏明帝詔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
宗何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不同也宋范純仁謂英宗
親授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
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又
謂 孝宗既有 武宗為之子矣安得復為立後臣以為
陛下自後 武宗而上 考孝宗非為 孝宗立後也又謂

武宗全神器授

陛下可忍不繼其統然彼議亦以

武宗為皇兄豈必改

孝宗稱伯乃謂繼其統乎又謂今

禮官不過執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程頤之

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

義所生存乎至情又曰至于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

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今欲推尊

本生立廟大內臣愚

不知其所執者何臣謹集前後章奏惟進士張璉主事霍

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兩京尚書喬宇楊瀛等侍郎

何孟春汪偉等給事中朱鳴陽陳江等御史周宣方鳳等

郎中余才林達等員外郎夏良勝郁浩等主事鄭佐徐浩

等進士侯廷訓等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

議議上留有中旨亟召桂萼席書張璉霍韜于南京至是

旬有五日後諭曰朕奉承

宗廟正統大義不敢有違

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叅衆論詳議至當以聞已

酉陞廣西按察司僉事楊必進為副使整飭府江兵備

改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為刑部尚書鑑疏辭不允海西

塔山前衛女直都督速黑忒以陞職七年懇請莽衣與之

兵部尚書金獻民等言頃欽天監奏五星聚營室其占

為天下兵謀今邊鋒屢警中原多盜請行各鎮巡官嚴督

所屬邊方則簡士馬謹烽堠利器械明賞罰小至設伏大

至堅壁毋起釁毋失機內地則廣儲蓄修城池撫百姓禁剝削寇發併力勦絕毋使滋蔓有坐視及匿不以報者罪之仍望 陛下用賢納諫修己安人罷土木屏玩好以外絕門庭之寇內弭蕭牆之虞從之 庚戌夜南京地震詔給錦衣衛指揮僉事馬良祭塋良宜興大長公主子故特給之不為例 陝西巡按御史盧問之以虜入甘州殺傷所部軍効都指揮芮綱等及前總兵官徐謙時謙已致仕宥之詔逮問綱等 辛亥蘇常鎮三府地震 初楚府因天順中火奏暫留武昌府稅課司茶引所官權以資修葺歲久不歸官至是知府王奎疏請歸之戶部覆議詔可

錄大同馬道頭等處斬獲功官軍劉春等七十四人陞

賞各有差 壬子陞戶部河南司署員外郎事唐胃為廣

西按察司僉事 詔以趙府襄邑昭和王庶子厚燔嗣封

襄邑王 以南京協守保定侯梁永福提督五軍營操清

平伯吳傑署都督僉事杭雄都指揮同知麻循各坐顯武

鼓勇神機營管操 癸丑給事中葛鳴言大學士楊廷和

以執議見罷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被謫朝廷不任股肱

自塗耳目所係非細且 天朝著舊僅十數人 祖宗儲

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何忍一旦棄之繼曾狂愚若不

足恤臣恐人懷覆車諍臣杜口天下事安知所終疏下所

司 南京給事中顧濬等言南京根本重地前者旱甚塵生于河今日水甚舟行于山將來之備不可不豫請令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有司一切紙贖盡出收穀輸災處其蕪湖荊州蘇杭各關所權間令入穀之半或輸銀災處以備不虞又鼓舞富民出粟賑濟量復其家或賜爵級給事中彭汝寔御史王文等皆以為言 上俱詔侍郎席書會各撫按官計便宜行事 靈丘王府奉國將軍聰涑坐毆死平民詔革祿米三之一 甲寅 景皇帝忌辰遣恭順侯吳世興祭 陵寢 大學士蔣冕疏乞休致 上曰卿德望素隆忠勤懋著密勿重地切委任不允 戶部言近

該南京守備太監秦文魏國公徐鵬舉侍郎席書御史朱衣各疏報災請賑切計今天下災應天江北最甚江南次之湖廣又次之江北人相食死者遍野頃又雷電非時地震千里昏霧四塞其氣如藥非小變也文鵬舉請發銀置牛具子粒招集流亡使就春耕書請借發淮徐二倉濟給衣請截留湖廣江西漕糧及革前見貯軍器料銀且軍民一体賑濟無非憂世恤民之意臣伏為今日計在朝廷宜啟節儉慎爵賞停織造止工作勅勲戚內外群臣咸務修省無事侈靡上下交修以答 天譴然後申諭賑濟大臣責實行之以蘇民困詔如議行 戶部疏上新舊用開各

宮莊田頃畝處所曰舊用以妄報投畝虛開奏討故其數多新用以退給侵牟開豁荒蕪故其數少宜以新用為定使軍民安業詔仍查先年頃畝原數具聞 乙卯建州右衛女直都指揮僉事佟野捌等來降徙置廣寧 丙辰隰川王俊栢疏乞書籍詔與四書大全孝順事實各一部海西建州撒刺兒等衛女直都督魯花等來朝貢馬賜宴給賞有差 兵部覆河南鎮巡等官議睢陳河北相去六七百里兩地兵備乃責本省管屯官兼之勢恐不給汝南既有兵備信陽屬地又設分巡此可裁併請令汝南副使兼理信陽信陽僉事改備睢陳河北分巡自備河北管屯

僉事專理屯政奏可

夜五更月犯南斗第三星

丁巳

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御史葉奇言輔臣楊廷和引疾

求去

陛下曲遂其請今蔣冕亦復求去幸勿復聽御史

蕭一中亦言輔臣廷和冕等同功一體廷和既去冕等豈

能安于其位願

陛下勿靳勉留因薦東閣大學士石瑄

前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副使何塘可大用疏下所司 戊

午修撰舒芬再疏乞終養不允 己未清明節遣長寧伯

周大經昌化伯邵蕙玉田伯蔣輪分祭 七陵儀賓周鉞

祭 景皇帝陵寢中官祭 恭讓章皇后陵寢 以塔魯

木衛都督僉事竹孔革陞職以給金帶大帽各一從其請

也 初御史何鰲劾都御史吳廷舉湖廣督賑既完不即
停所加納吏農錢乃令留司公用開布政周季鳳叅議王
子謨侵費之端時季鳳已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有詔罷季
鳳逮問子謨詰責廷舉既而廷舉具疏自劾因言聖賢不
廢交際之禮白季鳳等無罪科道叅駁廷舉劾蔓詞以資
奸慝 上特釋廷舉仍下撫按官覈實以聞 詔以江寇
猖獗切責有司命巡江都御史伍文定等嚴督所屬刻期
勦絕以安地方 庚申 上勅諭群臣曰近來江北江南
并湖廣等處水旱相仍地方飢饉人民相食所在盜賊成
群應天鳳陽并河南山東陝西等處元旦同時地震方冬

雷電交作山崩地陷灾變非常近日京城風霾蔽天春深
雨澤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尔文武衙門官員各宜
仰體朕懷同加修省凡政教有未明刑罰有未當寬抑有
未伸困窮有未恤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俱一一着實
舉行事應奏請者條具以聞禮部仍行在外各處鎮巡及
三司等官一體遵奉務其弭灾回和以副朕軫念元元至
意 前大學士劉健疏謝存問 上以健 累朝舊臣高
年耆德優詔答之 壽泗等州強賊猖獗漕運都御史胡
錠奏聞詔兵部飛檄鳳陽山東河南撫臣會各鎮巡官嚴
督所部刻期勦絕聽以便宜調發毋得觀望以貽他患僉

事袁經等令戴罪殺賊 慶成王府鎮國將軍奇涎毆死
軍人匿尸妄訴巡按御史勘奏詔革祿米三之二 辛酉
以湖廣民飢發太和山香銀二千兩賑之從巡按御史馬
紀請也 初湖廣鎮守太監李景儒歲進魚鮓巡按御史
沈俊武昌府知府王審各疏請罷之禮部議額外進敵不
免煩民每歲科歛動以千計罷之便詔禁毋科歛擾民
以宣城伯衛鐸提督神機營勅定西侯蔣壘協守南京
兼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以山西行都司軍政僉書都指
揮僉事王鈺掌本司事 詔給薊鎮戰馬一千五百匹薊
鎮例無兌馬巡撫都御史孟春以虜警缺馬請給下部議

從之 淮王奏請補復裁革軍校 上以江西兵荒報罷

前遼陽分守副總兵張銘縱屬擾民至是巡撫都御史

張璉列狀以聞時銘已罷詔仍逮問 罷陝西按察司僉

事李獻先是獻以御史按山東杖死知縣沃潮 毋訟其

事會獻已遷陝西詔遣刑部郎中唐瀚往山東勘之擬獻

決人不如法因而致死獻妄訴不服下陝西巡撫王翊提

問改獻奏事詐不以實法司奏律應贖 上以其情重特

斥之仍戒風憲官務遵憲綱詳審刑獄無致枉濫 壬

戌南京前光祿寺少卿史後監生楊謨楊謙各出粟賑飢

撫臣以聞 上嘉其行義賜後從四品散官服色謨謙視

銓次量加一級 江西按察司僉事韓守愚久不赴任詔
巡撫都御史逮問著為例 詔裁革江西布政使司右叅
政一員饒袁二府管糧建昌府捕盜通判三員靖安縣縣
丞柳都寨巡檢各一員永豐豐積倉副使二員南豐萍鄉
新喻永豐宜黃都昌石馬玉隆各稅課局大使八員 陞
山西平陽府知府廖紀為廣西按察司副使 總督漕運
都御史胡錠以江北賑飢請蠲運米以平市價戶部覆議
從之仍聽截留正米連耗十四萬石貯各倉備賑而扣今
所發銀七萬兩抵輸太倉 以山東災暫罷清軍召御史
林鈺還 編修孫元以病請告詔元方事纂修令供職如

故 以災免鎮松常蘇四府稅糧有差 兵部覆南京守
備魏國公徐鵬舉等議言南京大小教場及新江口季報
官軍三萬四千二百今鵬舉等疏止稱訪求將領挑選五
千其餘安在宜行南京內外守備督率各屬悉所選軍士
嚴加訓練有警以便宜調發甲冑出守備府贖鍰修之火
器工部鑄式遣官齎送詔如部議 甲子陞南京給事中
汪應軫南京御史李孟旭俱按察司僉事應軫江西旭陝
西 南京御史唐勳劾都御史林廷玉起用久不赴任詔
詰責廷玉部覆廷玉業已赴任聞劾輒還俟其自陳動經
數月先議推可代廷王者詔可 御史戴繼先言分巡分

守官帶理清戎恐各道更改不一吏書因而為奸宜仍舊
委右布政及副使專理便奏可 以南京各府災暫免刷
卷 工部覆河南撫按官議堡夫河夫以災故失減其二
應起役者暫從雇役及兌堡夫曠役工價俱難遙度請行
總理侍郎會有司計其長便以聞詔如議 乙丑 昭聖
慈壽皇太后聖旦先期有詔免命婦朝賀御史馬明衡朱
泐各疏言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朝賀如議今 昭聖皇
太后相去未逾月乃輟而不行臣民疑之 陛下仁孝夙
成恩禮之隆宜無不至萬一因禮文末節稍成嫌隙此非
細故疏入 上怒曰免賀自 昭聖皇太后懿旨孝奉

兩宮朕豈敢間越明衡等妄言離間并逮下鎮撫拷訊 翰

林院修撰舒芬言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乃

陛下愛

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輕重况近因 陛下於所生有加
稱之議故此報一出人心驚疑乞別降 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三月

御史蕭一中言朝廷設臺

諫為耳目之官所以防天下之壅蔽今御史馬明衡朱泐
言涉狂直遽詔下獄臣恐中外聞之將謂 陛下以言為
諱雖有奸邪欺罔之事何由上聞乞賜矜宥以彰

聖德以回 天變疏下所司既而御史李本陳迨戶部員外

即林應聰相繼救論章連上 上怒并下詔獄拷訊後摘
林應聰為廣東徐聞縣縣丞季本揭陽陳迨合浦各主簿
都御史胡錠以鳳陽廬州等衛災重請暫留春班京操
官軍本地防守奏可 錄大同老王潁等處斬獲功陞賞
官軍張鎮等六十人有差 勅山東屯田副使兼理水利
吏部尚書喬宇等疏論大禮言今之為議者有二禮官
之議欲考 孝宗為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桂萼等
之議欲考 興獻帝為厚私親存本生者父子之名但重
所後者有拂 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 皇上易
從之意此國是所以難定也臣等切惟 皇上以長子入

繼 武宗之統必以 孝宗為考而後 憲祖之大宗為
不絕此所謂以義起禮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者也今
之爭論不決者獨於名稱之間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者
臣等復有一說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言載在
祖訓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 聖祖所定者考其服制所
稱則所後者固名父母所生者亦名父母盖有本生二字
以冠之則於所後有別猶存一本之義也伏望 皇上遵
聖祖律文定擬名稱於 孝宗稱皇考於 興獻帝稱本
生考降殺輕重釐然自別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君臣
之分父子之名可以兼全而無害矣 上曰朕遵奉正統

未嘗偏厚本生奏中何說易從朕心姑不究下其章於所
司

大明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

大孝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七

嘉靖三年三月丙寅朔勅諭禮部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

后擁護朕躬續承大統仰荷 慈訓恩德難名茲特加上

尊號為 昭聖康惠慈聖皇太后爾禮部其擇日遣官祭

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恭上用寶仍通行天下宗室及

文武衙門知之所有合行禮儀開具以聞是日又勅諭禮

部朕恭膺 天命入繼大宗祇奉 祖考孝養宮闈專意

正統罔敢違越頃歲仰承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懿旨

以所生至恩亦欲兼盡尊朕本生父為 興獻帝本生母

為 興國太后朕心猶未憚然特命文武群臣集議皆謂
宜加稱號以極尊崇今加稱 興獻帝為 本生皇考恭
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爾禮部
其擇日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更上用寶仍通
行天下宗室及文武衙門知之所行禮儀開具以聞
先是禮部尚書汪俊等言頃遵詔再集文武群臣科道
等官會議大禮伏奉 明旨謂朕奉承 宗廟正統大義
不敢有違但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命臣等參酌衆論議擬
以聞豈非以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
盡絕於私恩臣等愚昧切謂 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

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於 興獻帝帝字上

興國太后太

字上更增一字以全尊號庶上慰

聖孝下答群生所謂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

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得旨朕於本生欲兼盡至情

尊號已別有勅諭仍於 奉先殿側立一室以盡朕以時

追孝之情禮部具儀議擬來聞於是禮部尚書汪俊等復

執議言 陛下欲改稱 廟號自尊本立生 廟大內臣

等切念此舉所係重大 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

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 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

得祭 憲宗今 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 興獻帝是

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 興獻帝不得迎養 壽安
皇太后於藩邸 陛下得迎 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
之養而尊祀 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可謂
獲自盡矣乃今 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
嫌乃為合禮臣等不自揣度切效其愚 獻帝微稱之上
仍宜冠以興字蓋 獻帝初封興國識者知為今日中興
之召其名大而且美自于本生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
嫌二 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矣 上曰立 廟原無著
議止于 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
邸 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為詞着從實自陳俊隨具

疏伏罪

上切責而宥之奪司務范韶等俸一月

丁卯

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王堯封言臨清地方災傷重大人
民飢困乞將廣積二倉糧米量減價值糶賣三分之一其
所易銀兩收貯在官候年豐照數收買還倉戶部覆議從
之 戊辰增應天府廩膳生員二十名從御史陳伯諒請
也 己巳翰林院修撰唐臯編修鄒守益等禮科都給事
中張紳等御史鄭本公等俱上疏極論守益等言禮者所
以正名定分別嫌明微以治政安君也君失禮則入于亂
臣失禮則入于刑不可不慎也今 陛下受 先帝遺詔
昭聖皇太后懿旨入續大統此正先儒程頤所謂繼祖之宗

絕亦當繼祖故雖長子為人後而不可辭也夫所繼之祖乃百世不遷之祖太宗之統也我太祖高皇帝至于

列聖相繼之統不可一日不續者也特以武宗為兄不可

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母昭聖以續正統此天經地義

質諸聖經而無不合者也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

號則於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加以皇考之稱去其

始封之號則于正統略無分別矣夫天下無兩重之理尊

無二上是以我太祖高皇帝製孝慈錄以教天下其敘

五服之制有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服三年為所後祖

父母承重為本生父母降服暮年即喪服之隆降則廟制

祭法皆可類推矣伏望陛下恪遵祖訓無為異論所

惑於興獻帝尊稱避皇考之嫌存始封之號庶於正

統不致僭踰臯疏畧如守益言請于本生備其尊稱以伸

隆孝之道係其始封以遠二統之嫌神及本公等則謂今

之天下太祖高皇帝之天下八傳而至陛下借曰孝

宗未嘗親子陛下其守此鴻業而傳之以及陛下子

子孫孫萬世相承者果誰之德與故陛下在藩之日則

可曰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今在御之日則當曰

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而決也奚待於紛：哉至

於立廟大內之說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以入

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姑託享於大內焉 陛下之享太廟其必文曰嗣 皇帝于 獻帝之廟則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切恐 獻帝之神且將蹙然不安是 陛下之孝既不得專致于 太廟而于所以奉 獻帝者反為瀆禮而不足以盡其心矣 上覽奏不悅以守益等出位妄言姑置不問而責臯阿意二說狎及公本等朋言亂政各奪俸三月 庚午禮部尚書汪俊等遵前旨具議上請極言立 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 上曰建室禮儀禮部還會同多官明白議擬來聞 陞南京太常寺卿韓荆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

兩廣賊平總督巡撫都御史張嶺鎮守總兵官撫宣侯朱麒各賜勅獎勵 辛未巡撫宣府都御史李鐸舉原任陝西總兵官劉淮叅將李賢居庸關分守孫璽大同都指揮賈鑑甘肅副總兵李義宜行取來京聽用兵部覆議從之 壬申詔與故南京吏部尚書孫需祭二壇造塋如例謚清簡需江西饒州府德興縣人中成化壬辰進士由推官御史歷藩臬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陝西鄆陽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歷陞南京吏禮刑工四部尚書正德十三年以七十引年優詔致仕歷官四十餘年操持清謹始終不渝云 詔發兩淮鹽引召商變買以助淮揚賑濟從侍郎席

書奏也 甲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李鐸疏乞休致不

允 陞南京太僕寺卿邊貢為太常寺卿 乙亥南京吏

部尚書楊旦疏乞休致 上以旦才望素著不允 丙子

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寔言九江強賊殺傷官軍甚衆操

江都御史伍文定久署院事不應議勦應城伯孫鉞職專

屯練擁兵不出俱乞切責請自今掌院有缺勿令操江署

掌有妨訓練 上是之責文定鉞會同防勦以靖地方毋

自分彼此致貽後患 河南沈丘縣強賊糾衆劫掠巡撫

都御史王蓋以聞下兵部議覆得旨切責叅議熊浹僉事

周忠蒙蔽上官輒報宣貼令戴罪殺賊蓋及巡撫鳳陽都

御史胡錠督捕欠嚴輕信不察令從實自陳後蓋引罪詔

宥之 丁丑詔定安陸州松林山陵為 顯陵 己卯

武宗毅皇帝忌辰 奉先殿行祭禮遣安仁伯王桓祭 康

陵 禮部尚書汪俊等遵旨會廷臣上大禮其畧曰 恭

惟 皇上斷自 聖衷裁定大禮正統之義既明 本生

之恩亦盡幽明感悅中外歸心伏奉明詔又欲於 奉先

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孝之情既該禮官執奏復令臣等

明白議擬以聞臣等仰窺 聖意豈非以 奉慈之建在

先朝已有故事乎臣等謹按 奉慈之建蓋 孝宗皇帝為

孝穆皇太后祔塋初畢 神主宜有奉享之所而設也當時

議禮之臣皆據成周特建廟以祀姜嫄而言蓋古今之通議也至于為本生父立廟大內則從古以來未之或有惟漢哀嘗為定陶共王立廟京師輔臣師舟獻議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貽後世之說臣等切惟陛下尊崇本生其禮已極其情已盡若曰禮不得立廟而可以建室禮不得主祭而可以追孝則是陛下有可為堯舜之資而臣等乃導以衰世之事罪將奚逭請於安陸府中特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是亦足以伸陛下無窮之至情矣上曰朕奉太廟宗祀豈敢間越與古哀等帝王不

同還照前旨亟議務協公論以伸朕情勿得仍前執拘方方山府輔國將軍袁核以淫惡亂倫革爵為庶人庚辰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瑤等上大禮疏其畧曰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其始祖之廟皆百世不遷自三代以來莫之有改陛下入繼大統考孝宗兄武宗以承太祖太宗之緒所謂天子宗廟之禮如此若獻皇帝誕育聖躬恩固罔極然實為王國始封之祖亦百世不遷之廟恐不得以追慕之情遂變千古不易之禮也况今雖云建室實則廟同揆之正統不無嫌二設若欲少損規制始便享獻則又孰與五廟之制之

為尊嚴而廣大也伏望 皇上以先王之禮為禮以繼述
之大為孝建室之議即賜停止仍於始封之國崇建廟祀
長為不遷之祖體統既尊恩義亦盡是日國子監祭酒趙
永等疏同上并付所司 復除山西道御史胡瓊於本道
辛巳陞通政司右通政楊果為南京太僕寺卿 降御
史金符為河南鄧州判官先是符巡按山海關巡撫順天
都御史孟春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詔俟回道考察以
聞至是都察院具奏故有是命 巡撫鳳陽等處右副都
御史胡錠奏將賑濟銀十萬兩設法遠糶以濟貧民戶部
覆議詔可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王蓋以災傷民飢請

發太倉銀賑濟戶部覆議准發銀二萬兩 壬午以保兼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引疾乞休 上
優詔褒答令出即供職以副倚注至意不允辭 陞山西
布政司左叅議王崇慶為按察司副使 大名府濬縣知
縣焦昇以大名所屬州縣災傷為飢民圖以進乞行蠲恤
戶部覆議詔撫按官酌量議處以聞 命安鄉伯張坤靖
遠伯王瑾各坐營管操坤奮武營瑾神機營 癸未禮部
尚書汪俊疏乞休致 上曰卿職司邦禮方切委任見今
大禮未成何輒乞休不允辭 甲申陞南京戶部郎中李
鏜刑部郎中葉鈇宗人府都事潘時俱為都轉運鹽使司

同知鏜兩浙缺福建時長蘆 南京內外守備魏國公徐鵬
舉等劾奏戶部負外郎李棠過西安門不下馬詔逮京考
訊鎮撫司覆奏 上以棠輕慢法度黜為稷山縣典史
乙酉命湖廣都指揮僉事孫顯祖僉書本都司事 丙戌
吏部尚書喬宇等再疏請罷內殿建室之議 上曰朕祇
奉 宗祀罔敢違禮卿等還照前旨議擬來聞於是禮科
都給事中張紳等山西道御史任洛等皆以為言有旨切
責之 南京刑部主事張璉桂萼各上疏璉曰 皇上遵
祖訓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所能援亦非執政大臣之
所能舍也夫何禮官不考而強比與為人後之例以 皇

上為孝宗之嗣絕 興獻帝父子一體之恩繼 孝宗之
統失 武宗兄弟相傳之序遂致 皇上父子伯姪兄弟
名實俱紊凡有識之士靡不痛惜者也臣初叨進士嘗再
上議及著為答問論辯其非但言者不顧禮義黨同伐異
宣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見當時 聖諭
有云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緒又不得微稱朕
於罔極之恩何由得安於是執政妄意窺測 皇上之心
有見於推尊之重未見於父子之切故今日爭一帝字明
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以不帝不皇為歎既而
帝 興獻帝以為 皇上之心必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

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為皇考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尊之

義安在遽爾詔告天下自以而今而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孝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

之親亦不奪其親也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而得

而奪之乎又可容人之奪之乎茲伏承 聖諭會文武群

臣集前後章奏詳議臣知 皇上以萬世之禮付之天下

之公矣然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者所

謂宣負 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臣聞有

言者曰 皇上以受 昭聖皇太后懿旨為之子矣今焉

可背之已考 孝宗詔天下矣今焉可改之但可於 興

獻帝之稱加一皇字耳此正臣所謂留此一字以滿 皇

上未盡之心者也切謂 皇上初奉 武帝遺詔為繼大

統非奉 皇太后懿旨為之子也何背之有 皇上自藩

邸為 興獻帝子服父服矣迎立之詔嗣 皇帝位繼

武宗統矣此復其何初不可改之故今 興獻帝之加稱不

在于皇與不皇實在於考與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

情父子者萬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

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

臣竊恐天下知禮義者必將議之不已 皇上聰明日開

孝德日新必亦不能自己也伏乞再詔中外必稱 孝宗

為皇考伯 興獻帝為皇考 武宗為皇兄則 陛下

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此天下之望
萬世之望也萼疏曰帝王傳統体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
以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而為重嗣
為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氏失天子之祀享
為已憂也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不聞有虞氏失天子
之祀享為已憂也夏商之間皆立弟而不立子周雖立子
至六傳無嗣立王叔父辟方以繼統匡王無嗣立弟瑜而
周賴以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子行可以為繼後圖哉

重繼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為天下謀而不以一人
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人為後者也後世
為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為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
女后姦臣利於立昏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
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
以繼嗣私情為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
之有我 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于二帝三皇以
兄終弟及之文定為 祖訓故 皇上以 興獻帝長子
續 祖宗之統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昔先王立
極以祭祀教敬 皇上即位以來 天地則祀之于郊矣

祖宗則享之于廟矣獨能遺其父乎故夫考 興獻帝繼統

武宗此天理人心推之為堯舜人倫之至者執政乃以為不

可何也願特賜裁斷建中立極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上覽其疏以所言關係典禮命禮部一併會議以聞 禮部

尚書汪俊再乞休致 上以俊職司邦禮近奉議尊室未

成故引疾求退責以違悖正典肆慢朕躬令其回籍已而

吏部推吏部左侍郎賈詠右侍郎吳一鵬代俊特旨用南

京兵部右侍郎席書為禮部尚書 戊子初 上以大禮

已定詔桂萼等不必來京時萼與張璉已趨召至鳳陽矣

聞命乃同上疏曰臣等蒙召來京蓋欲令與禮官面質是

非宣昭大義此真 皇上公天下萬世之心也臣等聞命

奔走至鳳陽道伏覲 聖諭已加稱 興獻帝為本生皇

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后太是又

諸臣巧飾考 孝宗之初謬耳其設心以為 皇上但見

有 皇考皇帝 母皇太后之稱必自喜慰殊不知本生

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而陰奪之也 皇上豈能

遽察其欺乎遂使 皇上於此宗祝致詞既稱 皇考獻

皇帝又稱 皇考孝宗皇帝是兩皇考矣曾有一人兩考

之禮乎 孝宗皇帝有靈有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臣知仍加本生二字決非 皇上之心

必出禮官之陰術欺 皇上以不察也及奉 聖諭朕

本生父母尊號已有勅諭還於 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

朕追孝之情夫別立彌廟如 奉慈殿之例不干正統所

以明天下之分不廢尊親所以教天下之孝於禮合矣但

云朕 本生父母豈 皇上亦自不察以本生二字為親

之之辭斯不失為 獻皇帝子耶不知禮官正以此二字

為外之之辭明 皇上為 孝宗之子云耳 皇上不亟

去本生二字則 獻皇帝雖稱 皇考實與皇叔無異不

知禮義者將妄引漢宣帝光武非禮故事以為不當為

獻皇帝立廟京師必此二字有以啓之也夫此二字實禮官

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又奉 聖諭今大禮既定桂萼等

不必取來臣等聞命中止切以大禮如此為定正臣等所

謂徒爭一皇字禮官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

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者也蓋禮官惧臣等來京面質其

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公議終不可泯臣

等切惟 皇上聰明日廣孝德日新本生所後之欺蔽必

自察之在禮官今日固自以為得計臣等知其將無所逃

罪者也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為重並無

立嗣之說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故仲

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此可見與為人後者仲尼之徒所深鄙也今禮官不成 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此 皇上與為人後之例蓋不過強附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之故事耳宋儒朱熹謂古禮壞於定陶王時蓋成帝不立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讀古禮見古人意思夫仲尼大聖人也朱熹大儒也禮官皆不考其說必求遂欺蔽之私此何心哉故今日典禮必當改稱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母昭

聖慈壽皇太后直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

太后亟去本生二字勅諭禮部詔告天下則繼統之義始明為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而人心信從矣疏奏留中仍詔萼璉來京 改雲南永昌金蓋二千戶所為保山縣

辛卯命大同左衛署都督僉事張輓宣府前衛都指揮

僉事劉淮各坐營管操輓立威營淮揚威營 壬辰巡撫

保定等處右副都御史劉麟乞休致 上以麟素有才望

不允 陞金華府知府王九峯為山西按察司副使起用

河南道監察御史宋錦兵部員外郎王綬俱陞按察司僉

事景浙江綬山東 命廣宣伯劉恭署都督僉事杭雄俱

魚書後軍都督府事 癸巳禮部擬上昭 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尊號儀注一欽天監選擇嘉靖三

年四月十二日卯時吉尊上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

號十三日卯時吉尊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一本月初七

日太常寺官宿於本寺次日早具奏致齋三日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祭儀用果酒脯醢香帛迎神四拜行一

獻禮讀祝送神四拜禮畢一前期禮部通行各衙門知會

至日鳴鍾鼓百官具朝服隨班行禮一前期一日内侍官

設用寶案二于奉天殿用東寶西設用寶綵輿四于丹墀

內設香亭二于用寶輿前教坊司陳設中和韶樂及大樂

是日早錦衣衛設 鹵簿大駕一前期一日女官設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寶座于宮中設寶用案二于寶座前

用東寶西設香案于用寶案前設 皇帝拜位于丹陛上

正中設內贊二人引禮二人內官陳設儀仗于丹陛東西

女官擎執者立于寶座之左右鍾鼓司設樂於丹陛東西

北向一 章聖皇太后宮中前期陳設如前儀一是日早

上御華蓋殿具冕服鴻臚寺官奏請行禮導駕官導引

上出至奉天殿捧用寶官捧用寶置于案內侍官舉案由殿

中門出導駕官導引 上隨行至丹陛之下捧用寶官取

用寶置于綵輿內侍官舉輿 上升輅隨輿後導駕官退

百官于金水橋南皆北向序立候冊寶綵輿至皆跪候過

畢興皆隨至思善門外橋南北向序立候 上至思善門

裏降輅趨至門外北向序立女官請 昭聖康惠慈壽皇

太后陞座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具服出導從如常儀

樂作陞座冊寶綵輿由中門進至宮中丹陛置于

皇帝拜位前冊東寶西內引禮官導引 上由左門入至丹

陛上左邊北向立樂止內贊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引禮官

導引 上至拜位奏拜樂作四拜樂止傳唱鴻臚寺贊百

官皆四拜畢捧冊寶官于綵輿內取冊寶捧由中門入至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前左邊立 上由左門入至拜位奏

跪奏稽首進冊官以冊跪進于 上左 上受冊奏宣冊

上以冊授執事官跪受于 上右宣讀訖捧置于案奏進寶

捧寶官以寶跪進于 上左 上受寶以受執事官跪受

于 上右捧置于案奏出圭俯伏興傳唱同奏復位引禮

導引 上由左門出至拜位奏拜樂作四拜樂止傳唱百

官同四拜畢致詞官于丹陛上跪奏嗣 皇帝御名伏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功德並隆顯宗徽號永膺福壽

四海同懽畢奏拜樂作四拜樂止傳唱百官同四拜奏禮

畢一十三日 章聖皇太后宮中行禮如前儀百官序立

于清寧門外行禮亦如前儀致詞同一謁告儀一十二日

上用寶畢內官先具謁告儀物 上具禮服奉 昭聖康
惠慈壽皇太后具冠服詣 奉先殿 奉慈殿行謁告禮
用祝文品物行禮如常儀一十三日 上具禮服奉

章聖皇太后謁告禮亦如前儀一受賀儀一十二日 昭聖
康惠慈壽皇太后行謁告禮畢仍御宮中服燕居冠服陞
座儀仗及樂如前設陳內引禮官引 莊肅皇后皇后武

廟皇妃公主六尚等女官并宮人行慶賀禮如常儀禮畢
文武百官詣仁壽宮前門外上表慶賀行四拜禮司禮監
官捧表仍行四拜禮一十三日 章聖后太后行謁告禮

畢仍御宮中服燕居冠服陞座儀仗及樂如前陳設內引
禮官引 皇后皇妃公主六尚等女官并宮人行慶賀禮
如常儀禮畢文武百官詣清宣宮前門外上表慶賀行禮

俱如前儀一十四日命婦進表行慶賀禮前期一日女官
陳設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寶座于宮中設香案于丹
墀之南其日清晨內官陳設儀仗于丹陛之東西女官擊

執者立于寶座之左右陳女樂于丹陛之東西北向設表
案于殿東門外設命婦拜位于丹墀北向設司贊位于丹
墀東西設司賓位于命婦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設內贊二

人位于殿內東西命婦至宮門外司賓引命婦入就位女
官具服侍班如常儀尚宮尚儀等官詣內奉迎尚儀奉請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具服出導從如常儀樂作陞座樂止
司贊唱班齊樂作贊四拜樂止外贊唱進表女官前導舉
表案女官二人舉案由殿東門入樂作至殿中樂止贊衆
命婦跪內贊唱宣表展表女官詣案前取表跪展宣表女
官詣案前跪宣訖興女官舉表案置于殿東門外贊命婦
皆興贊拜樂作四拜樂止司賓引班首命婦由東階升樂
作自東門入至殿中樂止內贊唱跪外贊唱衆命婦皆跪
內贊官于班首之左代致詞云某夫人妾某氏等恭惟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陛下洪慈厚德允協徽稱壽福隆
長群心懽戴畢內贊司贊同唱俯伏興班首及衆命婦皆

興司賓引班首由西門出降自西階樂作至拜位樂止拜
樂作四拜樂止尚儀跪奏禮畢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興樂作還宮樂止引禮官引命婦以次出一十五日命婦

進表 章聖皇太后宮引行慶賀禮并前一日陳設如前

儀致詞同一十六日 上御天_奉殿文武百官上表行慶賀

畢鴻臚寺奏頌詔開讀行禮如常儀報可再擇日來聞

以保蕪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疏乞休

致其畧曰臣聞古人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

負內閣與聞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其

為不職甚矣誤國負 君義當罷黜兩月以來我 皇上

欲加稱本生父母尊號固無容議惟建室之議今猶未有當上意者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百言仰惟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不待贊然非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懿旨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所受命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既受命于武宗則即嗣武宗之統為武宗之後以奉祀宗廟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稱號之間未可混然無別既而特頒御劄欲為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責臣等不能

將順議擬臣等又極言其不可節蒙聖諭朕于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則聖心固以洞燭臣等之愚言矣及禮部會官議上又奉旨有與古哀等帝王不同之諭臣切以為自古人君嗣承天位謂之承祧踐祚祧謂宗祧祚謂廟之祚階皆主宗祀而言禮為人後者惟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主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千六七百年未有為本生父立廟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為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原塋廣明苑北謂之奉明園光武掃平僭亂奮然崛起蓋取天下於新莽非繼正統於平嬰一聞張純朱浮建議即尊事大宗繼體元帝降其私親四世祀于

原葬之地章陵宋英宗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
我 皇上先年有旨立祠安陸其事與漢之宣帝光武宋
之英宗適同禮雖非正猶有可諉今乃宣帝光武英宗之
不如矣豈臣愚所望于 皇上哉 皇上既後 武宗而
繼其統以考 孝宗祇奉 祖宗 列聖之祀則太宗廟
祀身既主之今又欲兼奉小宗廟祀情既重於所生義必
不專于所后 孝宗 武宗在天之靈果將誰託乎 祖
宗 列聖神靈必不能安切恐 獻帝靈亦將不能安雖
聖心亦自不能安也考之聖經管一古禮已該臣等言之九卿言
之科道等官言之 皇上柰何一切拒之而不聽哉近該禮部

尚書汪俊乞休乃遽允其還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
有言乃命會官併議且各行取來京其日天氣本是晴明
午後陡變為陰晦至暮而風霾尤甚 天心仁愛尤極惓
惓 皇上其可不思所以奉慰 祖宗之心以上回 天
意哉臣官冒孤卿職慙匡正積誠未至不能上格淵衷不
職之愆萬死莫贖豈敢復覩顏班行之上伏望 皇上深
惟 宗廟事重關係綱常毫髮僭差有干正統抑情准禮
俯從公議仍乞特垂矜察罷臣職務放歸田里 上曰卿
忠誠體國議論正直朕方倚任共圖治理豈可引疾累疏
求退宜即出供職以副眷注至意慎勿再辭建室議禮朕

自有處置 以災傷停徵鎮江太平二府拖欠糧米 陞
龍門衛指揮僉事王經為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叅將分守
宣府萬全右衛等處地方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八

嘉靖三年四月乙未朔特享

太廟 給事中張嵩曹懷章僑安磐各疏論主事張璉霍縉
首為厲階侍郎席書負外方獻夫私相附和而主事桂萼
者竊衆議以濟已私攘臂不顧仰惑 聖聽今萼等取用
書進禮卿用非其宜請並斥之以謝天下而磐疏又謂今
欲別建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不可入 太
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
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並下
所司 丙申順天府尹王軌報房山縣地震因言數月以

來震于諸藩于南都今乃于畿內寢近城闕 陵寢災莫大焉意者宮闈預政與宦寺涉權與匪人進用與民力勞瘁與兵荒相仍與九重深居願加体察 上覽奏責其狂率下所司知之 直隸真定府無極縣有怪風自西北來先紅後黑咫尺不辨人折樹木鷄犬亂鳴有頃震雷暴雨以廣東新甯恩平賊蔡猛三嚴阮等平詔嘉鎮巡等官功勞賜都御史張嶺總兵官朱麒巡按御史涂敬各銀幣有差其餘功次及地方事宜俟查議至日以聞是役也用官土民兵三萬八千餘人前後共破賊巢一百九十九處擒斬賊首從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人俘獲賊屬五千九

百八十二人自來嶺南用兵以寡勝衆未有若此者 戊戌九卿吏部尚書喬宇等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璉霍韜黜謫馬明衡季本陳逅等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效忠實累 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為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璉萼疏入報聞 刑部左侍郎孟鳳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廷玉各引疾乞休詔鳳仍供職廷玉聽還 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疏報所部預備倉糧初不及二千石既奉詔經畫各州

縣衛所納贖糴買米谷共得十萬八千石有奇所應發糴買銀錢段布等物計其值可買谷九萬五千一百六十石凡得預備糧二十萬六千一百石有奇請遣官覈實詔巡按御史覈其事仍通行天下量州縣大小視積谷多寡以為賞罰嘉春勤勞賜之羊酒 內供用庫太監梁政等奏稱內官內使等月糧例人四斗今十減其三用不足請于太倉補給戶部覆議本庫歲額米八萬五千四百八十石有奇而食者一萬五千餘人歲用不過七萬五千餘石耳哀多益寡用宜有餘太倉軍國重儲未可輕動 上曰元年所蠲三分其暫聽補給他歲如故 加晉府左長史許

堂正四品服色俸給以晉王知烱保陞故也 崇明沙賊

出掠江上拒殺巡江指揮樊邦勇千戶劉欽御史王杲以聞兵部覆議詔罪其先逃及後期不援者邦勇欽子襲陞一級官軍死者恤其家仍令操江巡撫官各督所屬尅期捕絕毋貽後患 給事中陳時明言朵顏花當之子把兒孫頃與北虜小王子連昏京城東北一帶原無邊塞所恃者嶺木岑蔚今以樵採日踈而二虜日親萬一掩我無備乘虛而入不可不慮先大學士丘濬議大寧都司故移保定者宜移置永平或遵化或薊州控扼其處此蓋老成長慮而今未可輕舉也頃嘗調發邊兵入勦流賊又扈從

先帝南征習見內地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而城守甚疎已囂然有厭窮邊而思樂工之意今宣大甘州相繼告變內地歲凶民困設有不逞者跳梁其間一呼成群此土崩之勢也宜及今選將練兵教之射藝國初南京設大小教場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及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團操每營官軍萬人今徒用籍存耳請命本兵提督大臣及巡視給事中御史大加簡閱其餘班操將士畧如丘濬輔郡議即附近操備東永平或薊州西保定或易州南臨清或徐州獨宣府不說輔郡以京營精銳將士戍之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工役為一等而上下其月給又軍必有選鋒每營各拔其驍銳者三千人為遊兵若先鋒選邊將善戰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邊職數十人為領哨把總管隊官選夜不收工刼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仍歲遣二三枝出宣大以代內地邊操備禦又京營操練率具虛文都人目京操為比較謂其第追不到之罰鍰耳如此何以操為今請毋拘成法使將各以已意教戰務有實用此固伐謀之上兵也下兵部議獨移大寧都司虛西關以實東關未易輕動他策皆切時務請先行選軍後聽團

營內外提督大臣一一議行團營三歲一閱勲臣邊將兼
用及京操邊操悉如故詔從之 己亥吏部文選司署員
外郎方獻夫以病請告不允 庚子初哈密夷火者馬
黑木以謀叛論誅其從弟阿卜都刺變服潛入禁門代訴
有詔安置雲南令羽林衛指揮徐鑑千戶張能押送至貴
州新興驛脫桎梏亡詔下鑑能法司鞫問令陝西甘肅撫
臣嚴督所部追捕亡者 辛丑戶部覆給事中張漢卿等
謹天變議言臣等司國計切見郡邑告災所入既少而賑
給屢發所出又多况漕糧四百萬石百餘年來未嘗輕改
今折徵截留幾免其半倉卒有變國胡以支為今日計節
省為急伏願 皇上啟行儉約堅守初詔杜塞冗食內自
宮禁外及戚里各遵明諭以清本原 上然之 詔洪武
永樂宣德弘治錢與歷代兼行舊鑄好錢每七十文當銀
一錢其私鑄偽錢重論無貸 巡按宣大御史許宗魯請
捐發內帑修葺邊堡安插耕農為長久之計又言大同北
路諸堡險遠宜令副總兵將所部軍分守其地下兵部議
以邊堡當修國用方詘宜俟豐歲議行有能便宜行事者
聽其大同北路分守行撫按會議當否以聞詔可 掌中
府事鎮遠侯顧士隆等請申明永樂初戒諭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朝戒諭武臣榜文訓告諄切恩意深厚承平

日父襲替者不知遵守曠職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
曉諭本府仍謄寫刊印給各官舍領回誦讀使其子孫各
知保守世祿 湖廣巡按御史馬紀何鰲前後論岷府及
南安王府勾補校尉擾民兵部覆議得旨下撫按官勘報
仍詔自今校尉聽于本府軍餘僉補毋得妄僉民戶岷王
南安王務遵 祖訓安靜行事毋信雅謀自干憲典 初
陝西巡按御史盧問之論前巡撫都御史文貴僉事劉經
侵盜邊銀并及都指揮吳綸千戶陳連指揮陳璽閔恭等
有詔逮貴等未至而經故法司以綸罪狀上詔綸連璽謫
永成邊恭等論贖並追所盜贖仍勘經有無家產并促撫

臣逮貴來京問 壬寅賜毛憐衛都督木哈尚金帶大帽
各一從其請也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遣長史金良等二
十人來貢馬及方物賜宴及綵幣布鈔有差 刑部覆御
史王以旂議福建濱海居民每因夷人進貢交通誘引貽
患地方宜嚴定律例凡番夷貢船官未報視而先迎販私
貨者如私販蘇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結番夷互市稱貸
給財構釁及教誘為亂者如川廣雲貴陝西例私代番夷
收買禁物者如會同館內外軍民例攬造違式海船私鬻
番夷者如私將應禁軍器出境因而泄事律各論罪怙惡
不悛者并徙其家第前所引例已足盡法徙家太重情弗

連坐仍通行浙江廣東一体榜諭從之 南京光祿寺卿

陸淞以給事中黃仁山等論其父病重聽自陳乞休許之

漕運都御史胡錠以言官論其奉命遷延自陳引罪詔

宥之 以歲災詔部運官後期一二月者勿罪三月外亦

免送問聽納米太倉贖罪還任俟豐嚴限如故 戶部覆

山西撫按官議弘治初山西以災拋荒地畝減半折徵本

以三年為限今逾三十年未復舊額歲缺存糧二十三萬

有奇經費不足請下撫按覈實全徵如舊奏可 禮部覆

給事中鄭一鵬議各宮日進月進數倍于天順時今歲災

用詘往借支太倉而清宣宮仁壽宮未央宮每有多餘

分饋戚里徒繼富益奢不若留寺供應以彰 母后之德

其乾清坤宣二宮猪羊點心厨料油麵請勅監寺量減所

謂寬一分則受賜一分者也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

膳他宮勿動乾清坤宣二宮月料暫減十分之一歲豐如

故 禮部會文武群臣上建室議言漢宋以來入繼大統

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詞

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譏后世至于立廟大內而親

視之從古以來未之有也故今群臣先後論建室之非不

約而同誠畏公議宣得罪于 陛下不欲 陛下失禮于

天下后世萬總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

世廟實錄 卷之九
輕臣等切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况當大明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統則法堯舜而宗祀何獨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臣等厯稽前古廟制未有皇伯考神主之稱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恐非所以加于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萇璉付法司論治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親藩祇奉宗祀孝養聖母豈敢

違逆朕本生聖母躬親奉侍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于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輩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往且弗問見奉先殿西室室所司其亟修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誅日具儀仍執違者罪無赦從晉王知烺請授其妃殷氏兄賢儀衛司典仗不為例乙巳工部覆江西鎮守太監崔和議一謂征操軍士缺乏器械宜將贛袁等衛所歲造貯庫者乞聽存留一年備用一謂宸濠逆產先後所報銀數不同議行鎮巡衙門委官估值其已鬻而減值過多者如數補足擬值過多而不售者量從減鬻有原主者給還詔可其報

銀異數令鎮巡官會勘以聞 丙午戶部尚書秦金再疏

乞休不允詔輒之任 戊申平虜守備署都指揮楊淮以

索賄捶死百戶洪恭事覺論死 己酉恭上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尊號次日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並

以是日祭告 天地 社稷遣武定侯部劬駙馬都尉京

山侯崔元惠安伯張偉各行禮 內官監太監陳林以蘆

葦地不應盡行開耕御馬監太監閔洪以子粒地不應際

徵蘆葦各疏爭之下部行勘言草場子粒本屬御馬監弘

治十二年內官監始以營造借採蘆葦奉 孝宗皇帝聖

旨春夏御馬監收秋冬內官監採而子粒地畝頃又有新

籍屬御馬監歲收詔二處草場照弘治間例行子粒仍歸

御馬監管理 銀作局太監張敬以造各王府金冊計用

金二千九百兩有奇請行戶部收買部議歲灾用詘請暫

發內承運庫金免收買仍行雲南布政司催徵年例金及

各司府贖金詔部買金二千進用餘取之內庫徵逋如議

提督漕運鎮守淮安總兵官楊宏再疏辭任不允 庚

戌總理糧儲都御史吳廷舉上言尊崇典禮議之三年而

群臣各持一說迄今未定洪武中議有子貴妃服制因集

衆稽古著成孝慈錄以為世法今宜徧勅天下親王各具

一奏勅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諭屬建白

各類奏勅十三省撫臣各諭屬類奏亦如之兩京科道聽自為奏而致仕在告家居大學士謝遷梁儲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鄧庠吳洪林廷選蔣昇都御史陳金玉璟李承勛方良永卿孫緒少卿潘府都穆叅政朱應登副使李夢陽洪範魏校僉事姜麟盛端明知府劉績劉武臣皆累朝舊臣一時士望當專使賚勅至其家令各具奏量地遠近刻期上之 陛下留中覽觀並下禮部翰林院國子監詳訂是非兼總條貫既具以聞因召二三大臣日坐便殿采擇施行類編成書上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下詔中外華夷臣民成我明一經正前代之繆時大禮已

定 上報聞既而給事中張原劾廷舉首鼠兩端陰附邪說而給事中劉祺又列廷舉欺罔九罪不報 金星晝見於申位 辛亥命婦朝賀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宮 壬子命婦朝賀 章聖皇太后宮 復除廣東道監察御史吉棠於河南道 總理易州廠工部右侍郎姚謨疏乞休致 上以謨素有才望命供職如故 鎮守遼東總兵官卻永引疾乞歸 上以永謀勇素聞即任予之告鎮守如故 貴州巡按御史陳克宅疏陳驛傳五事一禁革濫給言令甲符驗有通達信字號馬有隻單今有司不問事緩急一槩應付隻馬甚至三四馬者宜榜示定例仍令符

驗盡出兵部庶真偽可辨二裁省虛文言使客乘馬之外
有看馬二而各巡歷官又多馬隊夫古之馬以備乘今之
馬以供看古之馬隊用于征伐今之馬隊用于送迎虛張
儀衛實費民財宜行禁革三清查役占言各驛傳官吏多
以水馬夫役別充門厨書手等名色猾者得以規避而役
者負累逃亡宜清出以均役使四散尚朴素言錦綺鋪陳
宜盡易以紬絹布疋大約一藩歲省萬計通計天下一歲
可省民財一二十萬五嚴究需求言使客多例外求索又
縱容下人勒取夫錢既勞其力又奪其資宜行嚴究事下
兵部議行各撫按官申明禁例如御史言制曰可自今無

符驗者不得擅入傳舍所司毋得濫給 癸丑 上御奉

天殿詔告天下曰朕恭膺 天命嗣承 皇兄武宗毅皇

帝大統祇奉 宗祀惟我 皇考孝宗敬皇帝神謨聖政

是繼是行夙夜孜孜圖維化理以治本于孝故雖天子必

有所尊仰惟 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至大莫

罄名言本生父母 興獻帝 興國太后鞠育之恩至深

罔殫報稱尊號未極恒用懃然爰稽舊章祇告于 郊廟

社稷率文武群臣恭奉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 昭聖康

惠慈壽皇太后 興獻帝尊號曰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

帝 興國太后尊號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義專隆

于正統禮兼盡夫至情既舉縟儀肆彰大慶合行推恩事宜條列于后一宗室有年七十以上者各賜米十石絹十足凡一應禮儀有衰病不能自行者子為代行以示優老之意一各處王府應得祿米有缺少者各該巡撫都御史督率所屬查催完納一各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請名封選婚者本府即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如有刁蹬延捱致令子女年過二十以外有未成婚者撫按查舉治罪一各處郡王將軍中尉有因事革減祿米者除毆殺人命敗倫傷化外其餘自詔書到日為始俱照舊支給俵賔有因成婚年遠不曾赴京謝恩叅奏者悉皆宥免一軍民之

家有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役八十以上者仍給與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其男子八十以上有為鄉里所敬服者加以冠帶以榮其身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其實跡奏聞以憑旌表不許里書人等指勒刁難致令轉展無由上達若守節年久果有貞烈實跡例應旌表而身故者一体奏聞舉行其已旌表年及六十者孝子冠帶榮身節婦照八十以上例給賜絹綿米肉一軍民之家有五世同居共爨不分異者有司具實奏聞照例旌表詔書到日先給羊酒獎勵一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聞詰勅者若父母見在先與

誥勅封之不為常例一軍職先年降調兩廣等處病故者子孫為因路遠不能承襲許令原衛帶俸差操一內外官有父母在家願分俸助養者准令分俸於原籍關支一軍官老疾不能任事告替職者准令兒男赴部替職免其自來一在京各衛帶俸官有願出衛者許自陳照例注與相應地方衛所管事差操一各處小民有因衣食不給流移他鄉者詔書到日各還本土有司務要加意撫恤俾遂生業仍免糧差一年違者許巡撫巡按官究治一朝廷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不差人出外買辦採辦物件有司不許仍前指以均徭公用為名科歛銀兩及因小故罰取物財因而刻落入已其司府州縣官員亦不許額外多僉阜隸侵漁小民但有違限者許巡撫巡按體訪叅奏治以重罪一各邊軍士比之腹裏勞苦尤甚為鎮守總兵等官者不肯撫恤反行刻害有財者占納月錢有力者役使耕種其不役占者不免重差軍士受害如此豈肯銳氣禦寇今后該管內外官負務要改過自新不許仍前役占一監生有衰老不願出仕者但係聽選之數俱照例量授職銜吏員冠帶聽選願告不仕者照資格授與職銜其在原籍者許各赴司府衙門陳告類冊繳部一體給授一各處軍民人等有因刁蹬害人曾經問發充軍為民遇例放回者該管官

司時加省諭務要改過自新若仍蹈前非起滅詞訟誣告
良善挾制官府事發枷號三個月仍照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在外文職官員有親老告回侍養者親終之日仍許赴
部聽用一各王府官有年老願致仕者進散官一階其歷
三年以上父母見存該受封者給與誥勅封之不為例一
將軍年力五十歲侍衛二十年以上者不拘在後退閒俱
與冠帶以榮其身一在京在外文武官員有因事罰俸住
俸者詔書到日照舊開支一內外衛所軍士月糧多被該
管官旗假以公用為名扣除刻減以致軍士不得全支及
在外沿邊收糧官攢人等通同勢要親屬包攬插和沙土
糠粃虛出通關致令倉廩空虛所司風憲官訪察拿問追
究治以重罪一各處衛所官軍月糧有經年累月不得開
支者撫按官督率司府等官量為處給以甦民困一內外
衙門見問囚犯除死罪已發落外其餘犯該徒流笞杖及
枷號者詔書到日悉宥其罪官吏監生生負承差知印陰
陽醫生校尉行止有虧敗倫傷化例該充軍為民等項仍
照例發落奉旨勘問者奏請定奪一兩京法司及在外問
刑衙門近年以來軍民詞訟不行即時問理又聽犯人轉
展扳扯以致淹禁日久因而病死者徃有之究抑不伸
致傷和氣今後務要上緊問結毋致枉濫一各處有等主

文書箕快手阜隸總甲門禁庫子人等久戀衙門說事過
錢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洒派稅糧賣放強盜誣執平民陷
害良善者巡撫巡按布按二司官訪察拿問發邊遠充軍
一天下祀典神祇所以保庇生民有司務在誠敬奉祀壇
廟損壞隨即修理毋致褻瀆廢弛一各處強盜多因飢寒
困苦流離失業脅從逼迫嘯聚為非詔書到日各該官司
通行出榜曉諭許其自首免罪軍還原伍民還原籍各存
恤一年免其差徭其夥內有能擒捕首惡并黨類報官者
一体照例陞賞仍量給犯人財產一在京在外有孤老殘
疾不能生業者即便收養濟院照例給與衣糧已收者月

賜米三斗一詔書內各項恩恤事宜軍衛有司務在着實
舉行不許虛應故事於戲爰敬始于家邦致一人之違孝
仁恩偏于海宇得萬國之歡心布告臣民俾悉知悉 嚴
教寺番僧完卜鎖南列思巴等普網寺番僧喃塔失密卜
等苟家平大一十四族夷人札吉等各來貢馬及方物

是日傳免經筵日講御史章袞等言傳免太早請緝熙
聖學以培養德性恢廓神智疏入報聞 甲寅 上以天暑
諭法司及錦衣衛錄繫囚宮罪無干証者釋之徒流以下
減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及枷號者具奏 賜宣宣王府
奉國將軍聰深聰渣聰湊四書大全各一部其書樓賜名

額曰勉學皆從其請也 以廣西潯州衛帶俸署都指揮

僉事孫震補本都司軍政僉書 山西撫按官劾奏總兵

時源遊擊將軍張綺等所部軍被虜殺傷匿不以報詔逮

綺問奪源俸一月 乙卯先是御史儲良材論劾都御史

聶賢不孝有旨行勘至是撫按官勘無事實詔詰良材不

肯伏罪 上怒奪其俸五月 太常寺卿汪舉以三年考

滿廢其子師尹入監讀書戶科給事中張漢卿等言今天

下一歲之供不足一歲之用加以歲灾物力殫屈 上方

躬行節儉而左右伺隙寢啓侈端中官梁諫等以成造奏

缺珍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以蠲免奏行撥補是

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府庫之財孰非以供 陛下之用但

戶部太倉軍國重計不可不裕內承運庫頻年積貯有司

不能會其多寡內供用庫弘治中歲米四萬六千石正德

中乃至八萬五千石今人數有裁而米無裁雖蠲三分自

宜不乏既詔減省又令撥補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

不足取之郡縣小民小民不足誰將告乎今東南薦飢骨

肉相食災厲橫作而使括索與賑濟並行臣知其不可也

上報聞 山西巡按御史盧煥以灾變言腹心之深憂者四

根本之深憂者三咽喉之深憂者一大勢之深憂者二君

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支四者心腹之憂也

京庫虛匱輔衛貧耗太倉儲乏三者根本之憂也宣大洮岷虜患並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起而為盜邊軍素輕內地恐生大變此大勢之深憂也疏下所司 丙辰都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胡瓊等各疏言秩宗重任非席書所能堪會方猷夫亦引疾求退吏部尚書喬宇等因言書等以曲學邪說妄議典章而萼璉尤狼復朋奸亂政宜罷書仍守舊職而黜萼璉及韜聽獻夫致仕不聽 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命順天府祈禱 丁巳以旱災風霾罷端陽節閱驃騎龍船遊宴諭禮部俸日齋戒遣官祭告天地 社稷山川文武百官同加修省 巡撫保定兼提督

紫荊等閔右副都御史劉麟再疏乞休不允 初祠祭司郎中汪必東等及掌欽天監光祿寺少卿樂護等以文移體統相奏訐禮部侍郎吳一鵬因叅護妄自尊大欲頡頏九卿護復訴辨俱下吏部部議欽天監統于禮部事關轄而護自稱五品京堂不屬禮部謬妄無據當逮問詔姑勿問奪護等俸兩月必東等一月其曆紙禮部委官監收如舊例行 管廣盈庫監丞張栞以盜內府布疋發南京孝陵衛充軍淨 南京內外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疏請廣東所得佛朗機銃法及匠作兵部議佛朗機銃非蜈蚣船不能駕宜并行廣東取匠于南京造之詔可 詔修德勝

門城垣以工部左侍郎童瑞督役 以應天太平廬州等
府灾停歲造段足 戊午南京兵部尚書李克嗣疏舉前
尚書王守仁自代引疾乞休詔以克嗣練達老成留鑰重
務方切委任不允 禮部左侍郎吳一鵬等疏言臣等謹
按四方奏報自二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三地震
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火地裂山崩為池
產妖各一民飢相殺食者二非常之變倍于往時頃
上勅文武群臣同加修省凡政教未明刑賞未當寃抑未伸
因窮未恤與利弊興革靡不周悉臣等敢不祇承願
陛下躬行明詔以先群下救疾苦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

回 天意 上曰覽疏朕心屬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面
之内外有司其尚交修以弭天變 己未以浙江潮患命
巡海副使李熙兼理隄防 時魯迷番王遣人貢獅子西
牛珊瑚玉石等物邊臣以聞下禮部議納否于是給事中
鄭一鵬言魯迷既非常貢之國而獅子西牛則 陛下初
年所必縱者也况非土性養須夷人受之徒靡國用却之
有光 聖德珊瑚玉石不濟飢寒將安用之下部并議
琉球國貢使金良等言其國先有正議大夫鄭繩等領送
謝恩方物渡海為風所漂未至而表物在此請得先進遣
還禮部議可詔從之 隰川王府庶人士埏以出城行劫

其子成錦私詣闕下奏擾詔以士塲押發高墻禁住成錦
勒回命鎮巡等官勘奏處治 庚申吏部負外郎方猷夫
上大禮論曰天下諸侯無宗法蓋降其父母則為子臣父
不降則為兩父無往而可故天子諸侯無為人後之禮也
然則天子諸侯之無嗣其禮若何曰兄終弟及者即天子
諸侯之禮也斯禮也自夏太康仲康商外丙仲壬而已然
矣故我 太祖高皇帝之訓乃百代王者家傳之法也然
則兄終弟及非即為人後之禮乎曰非也兄弟不相為後
兄終弟及者弟繼兄位也非弟為兄後也兄終弟及而不
必為後其義云何曰為人後者必以支子天子諸侯則先

嫡長貴倫序若必為後則恐禮得為後者或無其人或有
其人而幼弱非社稷之福故兄終無嗣直及其弟為天下
社稷計也蓋社稷為重而立後為輕矣是故承繼之義有
二繼統也繼嗣也兄終弟及者繼統也為人後者繼嗣也
天子者天下之統諸侯者一國之統繼天子者天下也繼
諸侯者繼國也何區區為人後之足云故繼統之義大為
後之義小宣帝繼統昭帝者也未嘗不考史皇孫光武繼
統元帝者也未嘗不考南頓君是繼統不繼嗣也若成帝
必立哀帝為嗣而後與之者私也宋嗣必育於宮中者則
又私之甚矣故廢百代王者之法而成一已兒女之私奪

人之嫡嗣而泯人之天倫者成帝也且使後世奸臣乘之
利於立幼而平嬰桓靈遂以亡漢若成帝者其萬世之罪
人乎又曰今日之事其道有三曰祖宗之統不可私也若
臣之義不可廢也父子之倫不可泯也必後 孝宗則私
祖宗之統矣不繼 武宗則廢君臣之義矣不考 興獻帝
則泯父子之倫矣夫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自 祖宗
列聖而傳之 武宗 孝宗不得而私也 武宗無嗣而傳
之 皇上 武宗不得而私也此正所謂兄終弟及而不
必為後者也若必欲立後則當為 武宗立後安得為
孝宗立後乎夫天下者受諸其兄者也既不必為其兄立後

又何必追為其伯立後乎然弟繼其兄之統則其兄之嗣
未嘗絕也其兄之嗣不絕則其伯之嗣又何嘗絕乎若止
為其伯立後則其兄之嗣反絕矣此兄終弟及雖繼統而
實寓繼嗣之義真萬世無弊之道也故曰 祖宗之統不
可私者此也夫兄弟相授以國則傳之者雖非其父猶亦
父道也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存當以臣子敘之死
當以昭穆正之漢之惠文亦兄弟相繼而當時議者推文
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之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
正夫已實受之後君今乃自繼先君不惟棄後君命已之
命又廢先君命兄之命豈所以重授國之意哉此宋儒劉

敬之議可考也今 皇上不繼 武宗則前說數失安得
免乎故曰君臣之義不可廢者此也孝子莫大於嚴父由
嚴父之義而推之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無父則曷從而推
乎此聖人制禮之意權衡輕重之極天理人情之至也今
獻帝止生 皇上一人別無支庶欲使 皇上不父其父
而出為人後父子之倫安在哉或曰天下社稷為重矣豈
不可乎曰非也曰天下為重立後為輕可也曰天下為重
父子為輕不可也夫天下所以為天下者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而已舍父子而為天下吾不知也故父子之倫不可
泯者此也然則 孝宗稱皇伯有據乎曰唐玄宗於中宗

稱皇伯考德宗於中宗稱高祖伯又宋真宗稱太祖曰皇
伯仁宗稱太祖曰皇伯祖見於宋初祖宗配侑議之文可
考也且今日之兄即他日之伯也今 上既兄 武宗則
他日皇太子必伯 武宗他日既可伯 武宗今日獨不
可伯 孝宗乎然則 獻帝稱皇考可乎曰皇考者自漢
以來上下之通稱也而况天子之父乎然則 獻帝何以
祀乎曰當別廟也如宣帝之皇考廟光武之四親廟是也
夫 皇上雖繼 武宗而考 獻帝者不以尊、害親、
也雖考 獻帝而不得入 太廟者不以親、害尊、也
然則 昭聖 莊肅 興國相接之禮若何曰 孝宗傳

之武宗武宗傳之皇上者外之統也昭聖傳之

莊肅莊肅傳之今皇后者內之統也興國雖得稱母

而不得抗禮於兩宮猶獻帝雖得稱考而不得入

太廟此正統之別也奏入留中陞山東按察司僉事牛鵠

為本司副使整飭青州兵備如故辛酉陞工科左給事

中安磐禮科左給事中黃臣俱都給事中磐兵科臣工科

吏科右給事中黃重刑科右給事中鄭自璧俱左給事中

重兵科自璧本科兵科給事中張原為戶科右給事中

陵川王府鎮國將軍勛浼以私詣闕下詔革今年祿米三

之一編修鄒守益疏言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屢下群

臣會議以求天下之公而群臣據理正言致蒙天語詰

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言昔曾元以父寢疾憚於易箒

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愛以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

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哀矣臣願

陛下勿以姑息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

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

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為陛下忠

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慢喜怒好惡不無以失其

平臣歷觀前史冷褒段熲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后世所斥

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后世所仰

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伏望

陛下屈已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信而用之斥絕奸人

無使動搖國是竊弄威福庶 聖志一定國論自明而大

孝光於四方矣昔 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諫沮之

先帝赫然震怒豈不以為欺慢可罪哉然 皇上在藩邸聞

之必以是數臣者為盡忠于 先帝也今日入繼大統獨

不能容群臣之盡忠于 陛下乎疏入 上怒以為出位

瀆慢詔錦衣衛逮下鎮撫司拷訊 壬戌刑部奉詔錄繫

囚奏減大辟者十人 給事中毛玉奉勅往勘江西逆黨

因言江西宗室降為庶人者居則紅屋行則儀仗與見爵者

無別修理房價重冒閩領漫不可稽儀賓子孫擅賣府第

庶人儀賓房價未有定例所領有過于見爵者宜定以百

金如山西庶人例宸濠反後宗室往來招納止賴擾官害

民事覺止罪其人而宗室未敢輕擬恬不知畏沒官逆產

宜如都御史王守仁鄭岳所定例查給變賣門正陳賢助

惡殺人統兵作亂父追刑誅宜嚴緝捕死節叅議王宏主

事馬思聰盡忠承奉周儀宜行表揚疏下所司禮刑工部

各覆議並如給事中言奏可 甲子朝鮮國王李懌遣陪

臣工曹判書申錡等三十四人詣闕謝恩獻馬及方物賜

宴頒賞如例 以河南灾重暫罷清軍召御史戴繼先還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八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九

嘉靖三年五月乙丑朔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言臣近者自陳衰老懇乞罷歸

聖慈未賜矜允臣雖愚昧竝不知仰戴殊恩勉圖報稱何敢輕于進退以孤九重之眷注哉况臣所論大禮節奉御批朕于太宗之義未嘗有間今又加稱聖母尊號詔諭以頒訖不仰歎皇上專意正統孝養宮闈之盛美惟修飾室室以盡追孝禮儀該部奉旨欲會臣等議擬是日風霾蔽天人心惶惧切惟修飾室室不特創建臣仰知聖心亦有不自安者第今推崇尊號聖孝已為極盡前

項禮儀乞免臣等會議以全 皇上祇奉 宗廟之大孝
實臣愚所憫、望于 聖明者也况臣老病侵尋日甚一
日有負任使伏望 皇上鑒其義有未安憫其情非得已
特垂 睿照賜以殘體歸俾老于故丘庶粗全于晚節疏
入 上責冕內閣重臣多事之際正宜竭忠輔導乃固引
疾求退又牽大禮灾異為由咎歸于上故言辭乞有負重
托非大臣事君之義遂允所請賜馳驛還鄉仍令有司給
月米歲夫如例其前次論功恩廕吏部議擬以聞吏部覆
言冕既辭免伯爵而欽蒙改廕武職及再廕文職俱尚未
領受詔嘉冕勞勩其前照旨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
襲既而都給事中李學曾等廣東道御史陸翺等並言冕
先朝舊臣不宜以一議不合遽聽其去疏下所司 翰林院
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內以 聖學以怠
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諛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失刑貴倖濫
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灾變所由致而引以為已不能
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上謂大禮已定柟考拾妄言事涉
忤慢下鎮鎮撫司拷訊 丙寅加陞錦衣衛右所正千戶
文榮張楫為本衛指揮僉事帶俸榮楫恭順二妃之父從
其請也 戊辰錄廕翰林承旨學士宋濂六世孫德芳為
國子生 己巳賜故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

士王鏊齋粮麻布五十石足贈太傅謚文恪給祭葬如例
鏊蘇州吳縣人鄉會試皆舉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
翰林編修累陞世講右諭德侍講學士日侍 孝廟講讀
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昇請簡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
遂兼左諭德已陞少詹事吏部右侍郎虜酋火篩入寇鏊
條上籌邊八事多見采用正德元年召入內閣典機務進
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傅改武英殿 武廟初
踐阼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
旨令諸臣詣左順門中官傳 上意詰問衆相雇莫敢先發
鏊獨言瑾等亂本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憾鏊亦自度不

能久于位遂力求去居間十餘年海內想望其丰采嘉靖
初特遣使存問鏊疏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
是卒年七十五鏊幼穎悟不群問學賸博為文春容爾雅
當是式之其立朝大節卓有可觀士大夫惜其用之未究
云 賜故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叢蘭祭葬贈太子少保
巡按直隸御史趙允以虜犯山海關等處劾奏總兵馬永
叅將朱卿因言永在青山口斬獲功多足贖其罪詔永鎮
守如故卿革任回銜 庚午裁革永興縣主簿一員從湖
廣巡按沈俊請也 宿遷王銓鏐奏府第灾其冊印來昇
儀仗并長子冠服俱燬乞恩補賜禮部覆議從之及欲蓋

造府第工部議郡王分封之始所造府第官為給價不知
慎守以致焚蕩宜令自行修理例不得再煩官司重為民
累詔已之 辛未賜故江西按察司副使劉蔭祭一壇仍
令有司量為營葬優恤其家蔭四川人在逆瑾時以言廢
謫至是率四川巡按御史范永奎為之陳情故有是命
守備浮圖峪指揮使胡璽等條奏內守備官不法數事守
備紫荆關太監耿忠亦訐璽自辯巡撫保定都御史劉麟
因併劾忠及璽等請並行斥治兵部覆如麟議 上特宥
忠逮璽等至京命法司鞫之 巡撫甘肅等處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陳九疇以疾乞休不允 壬申 上定 奉先

殿西室名 觀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命有司具儀以

聞 命山東都司都指揮僉事楊昂充右叅將分守燕河

營地方陞大同前衛指揮使葉宗為署都指揮僉事充大

同遊擊將軍 補廕行人黃乾亨孫懋允為國子生先是

乾亨奉命冊封滿剌加國王舟覆海洋以歿錄廕其子如

金既而中式例得補廕云 癸酉加太僕寺寺丞姚永為

光祿寺少卿致仕因永以疾請吏部言永已經三年考滿

例應陞職故也 命雲丘王曾孫知煥以奉國將軍承繼

廣昌王祀事 甲戌吏部尚書喬宇言 皇上以天變非

常憂形詞色諸凡宴樂俱已停罷又諭中外同加修省恪

供厥職此古帝王遇災而惧之盛心也但邇者修撰柙呂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臣等竊觀祖宗以來翰林官負日侍禁直待之以優禮今當修省之時而二臣相繼下獄恐刑罰不中無以感格

天心况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仰知聖慈必在矜憫伏惟特賜宥免或准令致仕則于聖德修省之實非小補矣疏入報聞已科道官交章論救俱下所司知之尋有旨降守益廣德州判官柙山西解州判官守備南京內官監太監王堂請撥孝陵等衛軍三十名看守房屋已得旨許之兵科都給事中安磐

因劾堂欺慢謂本朝事例私役軍人過十名者以法論而堂公然自擬名數具贖上請其視私役輕重又何如也宜遣寢前命勒堂閒住以示薄罰疏入報聞後南京御史唐勳等合疏劾堂乞明正其罪章下所司巡按直隸御史

王鈞奏真定各府災傷乞暫蠲工部原派物料許之

乙亥兵部左侍郎李鉞三年秩滿廕其子懋恭為國子生

錄故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孫文華為國子生永和以正統十四年扈駕征虜死難已賜贈廕至是文華復以三品

例廕請詔允之兵部尚書金獻民言朝廷軍職專以待

有功祖宗舊制不許輕授累朝禁例甚明曩太監丘清

等病故 欽陞伊弟姪丘麟趙雲等為錦衣衛千百戶臣等并該科執奏以為不可未見俞允意成命難收於既出事幾當絕于將來故未敢再干 天聽茲尚衣監張昌又為本監太監潘傑援例乞陞其姪景釗為百戶欽蒙

宸斷止與所鎮撫蓋 聖心知其不可故量裁其秩以示反正之漸耳然臣等則以此輩受官 陛下既知非制則當痛絕於今日不當猶豫以後為人之張本伏望將潘景釗廕官新命特賜收回倘念傑舊勞別加優賞則恤下之恩法 祖之美兩全而無失得報有音 巡撫大同都御史張文錦條陳四事兵部覆如其議得旨俱准行張文錦巡

撫地方留心邊備修復廢堡功勞可嘉寫勅獎勵 丙子

仁宗昭皇帝忌辰遣慶陽伯夏臣致祭 獻陵 陞建州右

衛都指揮僉事阿刺哈為都督僉事以授任後屢進送人

口有功從其請也 陞太常寺提督四夷館少卿張雲為

南京光祿寺卿 丁丑陞南京大理寺卿陳琳為南京兵

部右侍郎 兵部覆巡按貴州御史陳克宅議處苗情以

弭邊患五事其一謂土官俱係谿洞蠻夷開國之時酋長

投降授以官職令其鈐束部落羈迷不治近年土官強盛

間有叛逆今欲倣古制分封子弟使其削弱但無事舉行

未免驚疑况夷情易動難安恐生他變若土官有不守國

法犯屬大逆調兵勦滅者臨期議處其二謂土官職給俱係祖宗舊制而善惡未別難以激勸乞行撫按官察其糧馬早完盜賊不行者以禮獎勸或誤事害人盜賊不息者量戒治以警之其三謂各司苗民有變須追究釁端所由始若干碍土官奏請定奪首從隨宜撫勦毋輕動官軍貽害地方其化外生苗聚眾為惡不在此例其四言土官襲替皆頭目各輔親厚之人相為依倚致生仇殺今欲緊與頭目冠帶責令各回管轄誠恐事體變更土人生疑須從便宜議處其五言土夷輕生善鬪其詞訟官司不為理直急于出巡巧于避事致各夷冤不能伸釀成大患宜一

切輕重事情悉與准受輕則講斷重則親提則苗民不平之情有所赴愬矣詔議行之 博野王俊楨以擅殺無辜奪祿米三之一 勅司禮太監賴義京山侯崔元禮部左侍郎吳一鵬詣安陸恭上 恭穆獻皇帝冊寶改題 神主迎請來京于是 一鵬等上言 歷考前代史冊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况安陸乃 恭穆啓封之疆神靈所恋又 陛下興龍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紀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 神主奉安安陸廟中以正百世不遷之祀其 觀德殿追孝

禮儀別立 神位香几以慰時常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而正統之義亦盡 陛下純孝可傳於後世矣 上以有旨戒勿復擾仍促令具儀不必會議 戊寅陞禮科右給事中陳洸禮科給事中李錫兵科給事中裴紹宗俱右給事中洸吏科錫兵科紹宗刑科 四川都指揮僉事潘武以逼娶節婦致傷肢体詔革職為民 己卯命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珏辭上優詔褒答不允 改太僕寺少卿張九敘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詔裁革保定府易州兵備 庚辰以斬獲

達虜功賜鎮守薊州總兵署都督同知馬永實授賞巡撫都御史孟春鎮守太監李能巡按御史盧瓊巡閱御史余符守備右監丞楊世英戶部郎中顧天祐兵備副使熊栢各銀幣有差 壬午命工部尚書趙璜督理 觀德殿工 甘肅巡撫都御史陳九疇言本邊東隔黃河西通諸夷南隣蕃族北近虜壤比他鎮難守乞將京營都指揮銓註本邊總領軍馬而以宣大榆林曾經戰陣指揮等官量行改補以備戰守兵部覆議京營見今缺官方于各邊取用雖議外補其宣大榆林虜情緊急等于甘肅亦難調移惟遇有京衛武職遵詔自陳出者外銓註各邊以聽委用及

移咨陝西所屬量取空閑武職填註該鎮管事從之 江
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儲昱以疾乞休許之 癸未巡撫鳳
陽侍郎席書進大禮考議其畧曰臣聞父子君臣天經地
義非人所能改也執政初議曰 皇上宜為 孝宗後又
改議曰繼 武宗而為之後北禮官遷詞曰非為 武宗
立後南禮官又遷詞曰 武宗為父立後前後相左南北
背馳其事既訛其言自遁也又曰禮臣誤禮經者不法三
代故也魏元氏之臣如宇文泰者猶知依倣三代豈堂々
天朝顧不如哉夫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親々尊々昭穆有序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此三代之事也又曰父子伯姪天定
也改伯為考姪為子父為本生人為也至位不能易至情
人為不能奪天屬禮官曰考 孝宗母 昭聖純乎天理
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夫棄而君臣滅而父子如天理人心
何宋儒論濮事曰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固執私意正今日
諸臣之謂也臣謂 皇上不繼統 武宗君臣之分不正
不嗣 獻皇帝父子之倫終虧求免後世之議難矣又曰
皇上欲別建室於 奉先殿側於昭穆不紊於孝思不忘似
無不可周后稷為百世不遷之廟別立廟以祀姜嫄而
本朝於 奉先殿側別立廟以祀 孝穆皇太后何諸臣之
失考也又曰 今上入繼大宗 獻皇帝弗得子焉謂斯

言者正咸丘蒙謂父不得而子非君子之言也奏入留中
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懋中為太子少保以江西
巡撫盛應期奏懋中致政時聞宸濠之變能倡義協謀故
也 陞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翊為南京大理
寺卿改南京太僕寺少卿汪玄錫為太僕寺卿 陞吏科
右給事中陳浼刑部雲南司署員外郎事主事王謳為按
察司僉事浼湖廣謳山西 甲申禮部左侍郎吳一鵬言
臣蒙欽遣安陸州府中改題 神主迎取來京切念北自
涿州南抵安陸歲災重大民不聊生相應節省以甦民力
今 神輿所過官司固宜仰体 聖心供獻誠敬其有因

而大肆科歛擅作聲勢重為民困歸怨朝廷為害不細並

宜禁治 上是之 乙酉賜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馬良

祭塋良宜興大長公主嫡子也 丙戌復翰林院編修謝

丕職仍陞俸一級以丕在 先朝忤逆瑾落職故也 陞

湖廣按察司僉事李緯為江西布政使司右叅議 丁亥

陞原任河南按察司副使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以吏部

左侍郎賈詠兼翰林院學士在內閣管理誥勅 戊子桂

萼張璉至京復同上疏曰頃者詔令雖已再頒而典禮益

甚乖舛謹復條七事其大畧不出前言而提緇或便

聖覽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

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

實以 獻皇帝之子也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擅擁立功者欺天甚

矣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室為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時方四

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十八年命學士王珪

草詔立為皇子蓋濮王親嘗命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

命之為子也今 獻皇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為之子也况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

人為嫡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三曰

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齊賢

等上議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

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又云唐玄宗

朝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

列于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郊祀錄德宗朝祝文以中宗

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

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今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

正矣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

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

今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皇太后為聖母

是名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
叔母所當輕矣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
皇考是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
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 孝宗皇
帝於此又坐 獻皇帝於此 皇上趨于其前其何以稱
諸以是播諸宗祝切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六曰禮
慈母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
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之稱
夫豈可苟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
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
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然矣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
氏謂若漢光武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
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
以光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
謬以 皇上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不應
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相助匿非
不亦異乎疏入留中 上命造 觀德殿祭器如 太廟
制 命大學士石瑤充纂修實錄總裁官 己丑陞巡撫

宣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鐸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陞直隸太平府知府傅鑰為浙江按察司副使南京禮部祠祭司員外郎林桂為湖廣按察司僉事 直隸壽州霍丘縣天鼓鳴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南往東北 辛卯南京 孝陵司香內使谷大用奏乞回京調理禮科給事中章喬言 先帝初政清明可繼 列聖之美未幾為大用等所誤內連瑾賊外引宣彬樹八黨之兇釀十六年之禍遂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知之悉矣節奉明旨列其罪狀 天語戒嚴凜于鈇鉞大用死有餘辜不知一旦何所窺矚故違 詔旨而敢于陳乞敘奉迎之勞懷

康陵之便假生還之語投干進之機其設謀積慮罪不容誅矣臣謂不早辨而痛遏之恐乘間伺隙羣兇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也章下所司知之 巡撫都御史胡錠劾奏 穎州兵備僉事袁經督兵竄謀致賊流劫得旨令經閒住 壬辰陞吏部右侍郎何孟春為本部左侍郎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汪偉為吏部右侍郎 禮科左給事中底蘊為直隸太平府知府 癸巳陞應天府府丞寇天敘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九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四十一

嘉靖三年六月甲午朔陞山東道監察御史董雲漢為河南按察司僉事 乙未改南京刑部尚書邊憲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分守延綏西路左叅將趙瑛充副總兵官 協守延綏地方陞綏德衛署指揮同知李義保安衛署指揮使李賢為署都指揮僉事各坐營管操義左哨賢右掖 丙申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鳳梧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御史王泮言近者雷電失期雨暘愆候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虛作 而 皇上欲圖治以弭之惟在任賢納諫而已大臣去位

如蔣冕陶琰汪俊林俊則宜還秩言臣被譴如劉寂鄧繼曾陳迨季本馬明衡朱泚林應聰呂柟鄒守益則宜賜環孝養 兩宮當思 昭聖援立之恩裁定大禮當斥憚人迎合之佞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杜請托黜貪殘汰浮冗藏閭閻之富廣邊儲之蓄日御講筵以論道時召臣僚以訪求政理則 聖德日新 聖業日廣而 天變不足彌矣已而都給事中劉濟等亦言呂柟鄒守益鄧繼曾馬明衡陳迨朱泚季本林應聰言雖有激意在納忠乞賜宥免 上皆命所司知之 戊戌陞河南道御史唐鳳儀為應天府府丞 禮科都給事中張紳等三十餘人連章言 皇上命取桂萼張璁入京萼稱疾不出璁于數日後始朝見不意二臣恣肆若此蓋自二臣進言以來半禩于茲朝講一皇字暮議一考字紛：不已萬一

皇上惑于其言而輕改之縱我 孝廟如在之神歆否不可知其如 母后心何其如天下臣民心何夫此二臣者賦性奸邪立心險惡變亂 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據其見不止于冷褒段猶推其兇直浮于章惇蔡卞望亟罷之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鄒本公等四十四人連章言桂萼首倡亂階張璁再肆欺罔黃綰如鷹犬張咏而旁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畝夫居中內應以

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謀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而被逐言官因此而得罪雖當時瑾宣之奸其流禍亦不至此御史戴金言萇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路詔令已布而肆為奏擾御史章來言萇璉以新詔為誤詔而詭言欺誕以定禮為非禮而妄意更張御史張曰韜言席書等乘機獻諛陽疏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路給事中謝賁御史部希愈沈教涂相等章累上皆下所司直隸鎮江等府生擒海賊董效等一百九十五人斬馘一十五人兵部議上公罪詔操江都御史伍文定賜勅獎勵仍與巡撫吳廷舉巡按王木

王杲各賚銀幣有差 己亥陞刑部左侍郎孟鳳為南京

刑部尚書河南布政司左叅議黃質為浙江按察司副使

會巡撫鳳陽右副都御史胡錠以原官協同管理南京

都察院事 戶部郎中王臣引疾乞休吏部言臣已經五

品三年考滿詔陞太僕寺少卿致仕 雜谷安撫司等處

起送都綱刺麻頭目番僧引旦藏等貢賀抵京者一百六

十七人其存留境上者一千二百五十六人禮部言其人

數比先朝時多至十五其中必有詭增之弊當裁其賞

以示戒 上從之仍命行各處鎮巡官凡起送番僧番人

必會審驗實定與名數不得過多 命榆林衛都指揮僉

事袁聰充左叅將分守延綏西路山西都司署都指揮僉
事馬勇僉書本都司事 辛丑陞山東按察司僉事王億
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 戶科都給事中張漢卿劾席
書奉詔賑濟舉措乖方反傷民命已經南京御史梁世驃
守備魏國公徐鵬舉論奏今當遣官往勘正其虛靡欺罔
之罪戶部議請命南京都察院及戶科擇給事中御史有
風裁者往勘從之 裁革海州鹽城宿遷睢寧清河安東
等稅課局從巡按御史劉栻請也 太常寺協律郎崔元
祈率樂舞生二十餘人將詣內府教樂卿汪舉以其不奉
明詔越例擅入請按元祈罪 上命遣寺官一員同元祈

等入府教習禮部侍郎朱希周言國朝設神樂觀其樂舞
生有定額自足備 宗廟之用似不必于內府更設 上
命如前旨行已而汪舉復言臣頃聞 皇上命工部查
太廟祭器之數及神樂觀祭服之式茲復有內府教樂之命
則是 觀德殿將有籩豆樂武之祭矣我 祖宗列聖崇
報之禮惟于 太廟設籩豆樂舞而 奉先殿及諸
陵寢未嘗用今 獻皇帝既用之安陸家廟矣復欲設于
觀德殿未免隆殺失均乞賜寢罷 上曰 奉先殿不用樂

舞以見于 太廟故也朕 皇考不得享于外庭止于內
殿奉祀其樂舞之儀必不可闕汪舉等輕率罔奏姑宥之

壬寅主事張璉桂萼以前所條上大禮七事疏未下朝議攻之且急復同上疏曰禮官失禮于初匿非于后伏承明命二至促臣等來京蓋欲令與面決是非親賜宸斷臣等至京朝見尚有大臣浮言恐嚇必使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掩已之罪也昔孔子有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今臣等所據者先王之禮也群衆所挾者奸臣之權也奸臣之權敢以脅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權臣乎祖宗言官之設為天子耳目廼今相率甘為權臣鷹犬甚可恥也伏望皇上親御便殿集執政禮官許臣等証據典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疏入復留中 陞兵部左

侍郎李鉞為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癸卯陞禮部精膳司員外郎邊宣為山東按察司僉事 甲辰陞兵部武選司郎中陳達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建州左衛女直都督章成等四十七人入朝貢馬賜段絹衣紗靴鞋有差 貴州撫按官前後奏報芒部逆賊隴政阿核等糾集苗夷剽劫畢節衛等處殺傷官軍燬官民房屋甚衆兵部言賊勢猖獗宜大加征勦請勅湖廣守臣聽都御史楊一漢調取永保土兵雲南守臣部署曲靖等處土兵三千屯截要地防賊奔逸 上從之其湖廣土兵當調與否命楊一漢酌議行不得輕動以擾內地 乙巳

陞南京刑部主事伍希周為河南按察司僉事 以各官
莊田所報新舊冊數未明初司禮監官及戶部郎中一員
候秋成往集各撫按官秉公勘實以聞 丙午 上命主
事桂萼張璉為翰林院學士方敏夫為侍講學士于是翰
林院學士豐熙修撰楊惟聰舒芬編修王思皆不欲與萼
等同列各疏乞歸 上皆不允御史劉謙亨言萼等曲學
偏見驟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體宜賜罷黜以懲奸黨章
下所司 丁未陞兵部職方司郎中侯信為山東布政司
右叅議 己酉陞兵部右侍郎李昆為本部左侍郎以大
理寺卿鄭岳代昆 詔駙馬都尉游泰管領將軍列午門

前奉迎 獻帝神主仍摘撥將軍于正陽門外幄次陳列
如朝儀為 神主前道護衛 庚戌戶部言去歲災傷惟
廬鳳淮揚四府滁和徐三州為甚而應天太平鎮江次之
其餘府州縣災各有差及席書所報垂死極貧者四十五
萬以疫死者十之二三則荒棄田土亦不甚多恐所司不
以國計為重而藉口于是徵納失期使官民俱困乞諭天
下有司招來逃亡給之牛種令其復業其絕戶荒田則召
人佃種而寬其徭賦務在通融不失原額致屯田就荒者
亦為併處軍士流亡不得冒支積有餘米以補絕戶屯糧
之數 上悉從之 以洮州衛指揮武賢違例起送進貢

番僧端竹劄失等分巡守備官不為督勸命巡撫勘問武
賢併按究分巡等官之不覺察者 陞中都留守司都指
揮僉事鄭勲為本司副留守 巡按四川御史黎龍勘工
松潘失事罪狀刑部覆議指揮熊杲等各以差治罪因言
松潘衛指揮杜欽叅將芮錫副使吳希由巡撫都御史馬
昊並宜逮問 上悉從之惟昊免逮候報勘至日併究
辛亥桂萼張璉方敏夫各上疏辭學士萼則請令臣扶見
與臣璉面折諸臣之非改而考之謬璉則以兩考之失未
更萬世之咲未已容臣進講以破邪謀敏夫則言士以節
義為本使臣以言遷官臣節何在且國家用人自有資格

豈宜濫及 上皆報曰遷秩非以汝議禮故而汝亦非用
是說以希進者忠誠學行簡在朕心故特掄寘翰林以成
朕納賢之治不必再辭已而吏部尚書喬宇言前者席書
以內旨陞尚書臣等已力陳其不可今復有陞萼等學士
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於佞倖之人 皇上御極凡

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軍校亦盡黜革若士大夫一與其列
即不為清論所惑今言官論劾萼等前后凡二十疏夫
聖朝養士當以名節自愛翰林學士之職其選甚重而使萼
等居之則凡儲材翰苑者誰復與之共列班行哉乞寢其
命疏上 上以宇言違忤切責之且曰任用才賢自古帝

王之治萼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以干進者其即令視事已而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監察御史吉崇等四十五人並疏言萼等皆曲學偏見紊亂典章在聖世所必誅豈得以一言之合驟遷美秩矧以傳奉而及學士其為聖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續陳相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萼等罪狀請正典刑上怒詰責學曾等令對狀已而學曾等上疏伏罪乃宥之而以續相欺罔妬賢逮下鎮撫司拷訊陞河南左布政使劉文莊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刑部尚書趙鑑言桂萼張璉之罪誠有如張紳諸臣所論者宜付臣等寘之于理

上曰趙鑑既居法曹宜奉若命何柰朋邪弄法勒令自劾已而鑑疏伏罪上復切責而宥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辯篇及辨張璉等諸說大畧謂璉以祖訓止有兄終弟及而無立後之文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此則朝廷親弟若先帝有次子仍上考先帝先帝本統不移安用立後是祖訓之意在于辨嫡庶非及為人後者也且傳記凡言兄終弟及者每與父死子繼對言所以列兄弟傳國之名不同于父子繼世者耳豈謂兄弟傳國遂不可為人後而顧其私親乎前代之君有異父兄弟三四入若

殷陽甲盤庚不專一所後而各親其親則統緒紛然廟祀無常典禮不掃地者幾希又謂 陛下入繼大統非為人後夫為人後者謂受 祖考之祀于所後也漢文帝讓立之辭曰奉高皇帝宗廟宣帝朝有司奏曰陛下為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師丹告哀帝曰陛下繼統先帝承宗廟天地之祀此可見自古繼統者皆以奉祖宗之祀即為人後者也又謂宋仁宗親命英宗為子 孝宗未嘗命 陛下為之子晉杜瑗曰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于以承之非並存之謂也子夏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明為人後者實宗子已沒而族人立之非宗子存而立之也

故生前為子者但曰立嗣而身後入繼者始謂為人後耳

又謂 孝宗傳位 武宗未嘗無後 陛下不當復後

孝宗按漢殤帝嗣和帝無子鄧太后立和帝兄清河王慶子祐與今事相類而其詔曰昆弟之子猶已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正可援以為今日據者又欲以伯考稱

孝宗乃言宋真宗詔議太祖廟號曰伯考而復以唐中宗睿宗為擬不知當時言廟號者止謂禧祖而太祖稱伯初非廟號睿宗嘗為天子而玄宗則受天下于其父 孝宗之視中宗 獻帝之視睿宗又豈可同日語哉前代以諸侯入繼而稱天子曰伯考者惟元魏莊宗此非中國之君也

而當時臨淮王或切諫之曾謂二臣不如或乎又欲

陛下去本生二字其言曰按禮經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夫禮無是聞也惟歐陽修濮議摘喪服傳為所後者二字因開元開寶禮文有所生父遂每以所生所後為言總止誦修之言不加深考妄援禮文不甚可咲哉又謂

陛下宜責名實全 兩宮之孝以為 昭聖太后于 陛下

實非母子 章聖太后于 陛下實為母子此正不知名

實者也夫為人後者實也稱所後者曰父母名也出后於人實也改稱其父母名也此皆隨實而立名者也至謂

昭聖未嘗有子 陛下之心且亦不得制專干預夫 先帝

崩殂 昭聖太后屬心 陛下天下臣民誰不知之迎

陛下未至時 皇太后不得專制孰為專制乎臣惟 昭聖

太后有不可忘之德有不可加之尊近者上 昭聖太后

徽號次日始及 章聖太后此天秩自然之禮也 陛下

即此推廣之則孝思不匱矣又謂宜別為 獻帝立廟夫

內引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宗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庶子者蓋指世子父之庶子非

支屬之庶子也乃不思所指遂據陸氏之誤以為漢宣帝

父史皇孫光武父南頓令不知光武後因張純之言改四

親廟于南陽舂陵師丹告哀帝以不得奉定陶共王祭入

其廟 陛下當念師丹之言而以光武事為法可也奏入

上以蕙出位妄言輕率浮躁令逮送鎮撫司考訊于是璵等
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儀是非異同與禮官論辯明白猶
恐無徵不信謹條為十三事曰三代以前天子無嗣者皆
兄終弟及無立后之禮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
而稱及王諡者畔古禮書強執 皇上為 孝宗後欺罔
一也 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
者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后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則
倫序可知諫者強執 皇上為 孝宗後不惟畔古禮書
雖 高皇帝訓亦不之遵欺罔二也孔子謝于矍相之圃

使子路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
議者強以 皇上與為人後欺罔三也 武宗遺詔初無

繼嗣之說比 皇上登極始變其說以 皇上為 孝宗

子使 皇上違 武宗之詔背 獻皇帝之恩欺妄四也

禮于所后父母名曰重于本生父母名曰輕 孝宗 昭

聖本 皇上之 伯考 伯母及稱曰 皇考 聖母為

重 獻皇帝 聖母本 皇上之父母反稱曰本生 皇

考本生 母為輕者反重者反輕欺罔五也 祖訓

凡親王若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叔父夫生可稱伯父
死獨不可稱伯考乎欺罔六也漢宣帝別為父史皇孫立

皇考廟光武別為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議者以為不當為 獻皇帝別廟京師欺罔七也宋仁宗取宗實入宮立為皇子大儒朱熹嘗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議者牽合強比欺罔八也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奉安別廟蓋取古者遷國載主之義也議者以為史籍無遷主事欺罔九也 祖訓皇后許內治中宮宮門外事無得干預况立君繼統實遵 祖訓議者每假 昭聖懿旨為嗣欺妄十也皇上于 壽安皇太后不得率天下終三年喪雖欲追悔而不可及者欺妄十一也新頒 詔令決宜重改正今 皇上改詔在一言之決不改為百世之羞欺妄十二也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治臺諫明目達聰今連名之疏豈議論盡同哉朋黨比周耳欺妄十三也疏奏留中 壬子銓補大憲中衛署都指揮僉事王憲僉書江西都司事 癸丑陞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湯沐為大理寺卿 乙卯修撰楊慎張衍慶等三十六人言臣等與桂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輩所言者冷褒段猶之余也今 陛下既甄錄萼等以其言為是而臣等所言皆 聖明所不取臣等不能與之同列願賜罷歸 上曰朝廷儲才處之史館宜勉修職業涵養德性以需異日之用楊慎不能安分率眾求去張衍慶等同聲附和輕肆

殊甚姑奪慎俸兩月衍慶等奪俸一月 河南流賊閔价等就擒巡撫都御史王蓋御史俞集分別諸臣功罪言守備都指揮王秉彝指揮許杲等永寧縣知縣譚高有罪無功左叅政朱廷聲僉事張天性功過相當盧氏縣知縣鄧時敘捕獲功多當賞 上命逮問王秉彝等奪朱廷聲等俸兩月鄧時敘給賞譚高降二級用 丙辰陞廣東按察使王廷相為山東布政使鎮江府知府滕謚為湖廣按察司副使 命各巡撫都御史無論邊方內地有遷秩或以憂當去者必候代者到始得離任其新代者亦宜亟往不得延緩以致僨事違者聽言官劾奏 丁巳泰和伯陳萬言疏乞武清東安二縣地各千餘頃下戶部議言二縣地皆歲輸入未央宮非萬言所得請不當許 上命查二縣地與宮莊無與者給之戶部又言臣等止按籍較閱有無固難遙度當令所遣主事王訥言勘上

上命亟勘以聞而另給萬言兗莊地四百六十二頃六十八畝曹村橋地四十頃重樓杜青塚等村地二百五十頃九十三畝于是保定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咸言前項地皆明詔所清查豪強併吞應給還小民不者宜又奪與萬言疏下所司知之 戊午鴻臚寺右少卿胡侍疏辯張璉桂萼所條大禮七事一璉等引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妄以兄為 孝宗非 武宗弟為

獻皇帝非 陛下特 陛下以 獻皇子故當立意若

武宗無與焉者夫 獻皇帝雖 孝宗弟然不身有天下而

陛下受 武宗遺詔嗣皇帝位乃謂 武宗無與不知何說

也縱使 武宗崩時 獻皇尚在受遺詔為天子亦是受

之于姪豈得直謂受之 孝宗以為兄終弟及耶 獻皇

崩賴 陛下克續鴻緒若執 孝宗為兄之說則當時

孝宗諸弟尚有在者不知置 陛下於何所也一璵等引遺

詔云嗣皇帝位初無為 孝宗之子之說臣按璵等嘗倡

儀謂繼乃帝王相傳之次嗣必父子一体之親繼統者不

必繼嗣夫使嗣必父子之親則遺詔亦不當言嗣皇帝位

使廷臣稱嗣為不經則遺詔稱嗣何以獨為繼統而非繼

嗣也按儀禮喪服有為人後之說春秋公羊傳又有為人

後者為之子之說蓋謂之人則非父謂之為後則非子而

使之為子也又有為人後為其父母期之說蓋為父母者

著本也為之期則伯叔之矣而以為強稱強奪可乎翟方

進謂兄弟之子獨子定陶王宜為嗣晉庾冰請以同母弟

瑯琊王岳為成帝嗣使必父子之親也則亦何假嗣言哉
又謂宋仁宗嘗親命英宗為子 孝宗未嘗親命 陛下
為之後似矣夫禮大宗不可絕族人以支子後大宗若必

親命之而後為子也假令宗子不及親立後而亡嗣以死則族人遂將聽其大宗之絕乎漢昭帝崩後霍光始立孝昭嗣之光武中興去孝元崩四十餘年自以昭穆次弟當為孝元後孝宣光武何嘗親受孝昭孝元之命哉其他入繼之若何筭也若皆以未嘗受命為子曰吾自繼統非為後也而不以臣子之禮事其先君則將使後世亡嗣者皆不忍以國與其宗而宗之人乘其崩殂之時無論疏親昭穆皆可援以自立是兆亂無窮也又謂

獻帝止生

陛下一子長子不得為人後按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宋儒程頤嘗曰禮雖有長子不得為人後之文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可謂通其變善發聖人之蘊者矣蓋其所謂祖即別子為祖之祖乃族人之公祖非專謂王父也亦當繼祖謂代為繼祖之宗也璉等不識繼祖之義乃謂陛下當直繼憲祖于獻皇帝自

不失為繼祢且又援一身事五宗之說以佐之殊不知宗法所謂一身事五宗者謂族人一身事乎繼祖繼祢之宗也今武宗即繼祖之宗也祖則太祖皇帝之謂也陛下以小宗繼之是謂繼祖非謂繼憲祖而已也繼祖則身為宗子族人皆宗之若又獻皇帝之繼是兼繼乎祢也是大宗事小宗也故今日之議當專繼大宗而別為

獻皇立後以繼小宗乃萬世不易之理一璉等謂唐玄宗稱中宗為皇伯考宋真宗咸平中廷臣嘗據此以議太祖廟號與今日事體相類臣按春秋之義不以親、害尊、唐睿宗嘗親為中宗臣宋太宗嘗親為太祖臣是以宋臣張齊賢等以為天子絕期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唐五代有稱者皆非正典也况玄宗之父睿宗嘗嗣兄中宗而立擬之 獻皇又復不倫今禮經正條歷代舊典一切置之不論而所宗者乃魏孝莊夷狄之詭譎所據者仍冷褒段猶委巷之諛談猶且揚揚引類以攫美官何其無忌憚也一璉等先嘗謂為人後者為之子非聖人之言禮喪服記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所後稱父母無改稱伯叔之文續又謂非父子而為後者為強稱至是又引禮經本生父母所後父母之言前後矛盾此天奪璉等之魄也且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禮喪服記並無是文而禮經亦無所後父母本生父母之文惟儀禮喪服疏衰下見之璉等不曾詳考禮文道聽塗說可耻之甚今所後本生之別具有喪服制可考本生二字斷不可去一璉等又設為 孝宗 獻皇語責 陛下之詞謂考 孝宗則 二帝不享 尤非人臣所當言夫 陛下嗣登大寶 太祖 太宗之 統賴以有托 獻皇帝神靈當亦欣慶必不肯私已而輕

祖宗也假令 孝宗在御 獻皇在卽 陛下方以親賢建
為皇子則祇奉 孝宗自宜專一豈得復顧 獻皇之養
獻皇亦豈得忘宗統而不以 陛下子 孝宗哉一陛下母
事 慈壽在禮本自當然今宮闈之間慈孝罔間不知璵
等踈遠小臣何緣知 太后衷曲謂其無子 陛下之心
至謂 陛下自遵 祖訓入繼與 慈壽無預嗚呼此言
出而天理滅綱常絕矣夫 武宗遺詔明有請於 慈壽
皇太后遣官迎取之文然後 陛下得據此以踐大位假
令 武宗不及遺詔而崩 太后亦不及出旨迎立而宸
濠適又不死稱詞犯順 陛下雖倫序當立寧能不待

懿旨晏然踐阼耶夫 太后親授 陛下以天位功存社稷
如此璵等乃謂無所干預專制豈復有人心耶一璵等又
欲為 獻皇帝立 皇考廟如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
於南頓若且引喪小記有庶子王立廟之文為證臣按喪
小記曰王者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鄭玄註曰世子有廢
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是庶子
乃指與世子同祔者非旁及私親也若光武四親廟遠在
章陵未嘗立廟京師若孝宣則以孫繼祖嫌於昭穆難次
故得為史皇孫稱考立廟當時有識之士已自非之今
陛下於 孝宗非有昭穆之嫌承詔繼統非中興比而欲特

考 獻皇立廟大內臣以為過矣何者昔漢安帝起於清河桓帝興自蠡吾雖嘗荐其私親加稱皇號然皆仍其故號託祀於嗣王至宋英宗亦遵斯典其立廟禁闕者惟魏以醜夷陳以閏位漢哀當災運式微之日禮文苟簡貽詭至今豈可復為小人藉口之資乎臣又按璵等前後所議大抵祖歐陽修之說而空踈不察又失修義者有五修云為人後者為之子非聖人之言是漢儒之說璵等祖其說以為果非聖人言也而此言實出於公羊高、親受之子夏子夏受之孔子謂孔子為聖人非耶且高亦非漢儒此其一也修云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修雖增一記字然有儀禮字標首猶無大害璵等輒乃妄去儀字則真謂禮記喪服小記有是文矣二也修云檢詳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及令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斬衰三年為其父母齊衰期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其所謂令文勅蓋宋朝之制也璵等乃云禮經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蓋誤認令文與勅皆為儀禮篇目三也修於英宗止是欲稱安懿王為親未嘗敢以仁宗為不可考也璵等乃欲 陛下不考 孝宗四也修謂定陶稱恭皇而不繫以國則有干統之漸又立廟京師則亂漢宗廟璵等乃謂直稱 皇考獻皇帝立廟京師為宜五

也疏 上以侍非有言責輒敢出位妄議詔逮問尋以言官論救謫山西潞州同知 以災傷免應天太平二府上元當塗九縣草場地租有差 已未御史章袞劾左都御史邊憲往在山東縱賊貽患嘗為給事中陳時鳴所論不宜處以要路吏部覆憲歷官四十餘年積有資望

上是之且曰憲推出于廷議業有成命其令供職如故已而御史劉隅亦劾憲如袞言且言其巡撫宣夏時剋官軍銀以萬計章下所司知之 大學士毛紀等請節省修

武宗實錄供億自總裁及五品以上纂修官省三之二六品以下省其半 上以舊例不允 銓註山西行都司都指

揮僉事徐輔于本司都司軍政僉書 辛酉順天保定河

間及徐州蝗戶部請勅有司捕蝗 上曰蝗蝻損稼小民

難食朕心惻然即令諸司悉計禳治之仍覈災傷如例蠲

免 壬戌慶成王竒湏以府內宗人違法請勅禁約

上許之仍諭湏正己律人不得假此徇私以負朝廷睦族之

意 改應天府尹聞淵為順天府尹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四十

